

白采遺著

絕俗樓我輩語

上海開明書店發行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付印

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版

立格樓我輩語

實價二角五分

著者 白 采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印刷者 友文印刷所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再版

一九二八年八月三版

發行所 開明書店

上海四馬路望平街

# 絕俗樓我輩語卷一

己酉庚戌之間，走始作詩，略無師授，篝燈自課而已。鄰士有投余白牡丹一本者，率吟十六絕句酬之。以示彭芸史君，芸史君激賞之，有賜和之作，今俱散佚。余一絕云：『名花會許接殷勤，富貴生來早出羣，見面分明簾影內，錯疑新寡卓文君。』

佚名和韻竹支（竹支不宜和韻）云：『聽徹嚴更懶獨眠，竹支低按缺瓜船，無人肯共江邊戲，翦個羅圈賽月圓。』自是聰明女子語，猶恨不如皇娥歌：『乘桴輕漾着日傍』耳。宣室志載有長慶王先生，女七娘，能翦紙爲月。酉陽雜俎亦載唐道士女紙月之事。

彭芸史有題余憶花詩云：『秋風昨夜動相思，紅袖青衫事總違，兩字因緣偏是恨，一生邂逅轉成悲，空教有約差今日，尙覺多情戀去時，讀罷君詩曾眼見，爲渠狂殺爲渠癡。』又感舊寄余有句云：『去後差池新燕侶，問伊何事到天涯。』讀之皆使人惆悵無已！

余有題廬山四詠圖句云：『佳景忘言自可怡，探奇何事費吟詩，淵明故里柴桑住，五字廬山坐見遺。』又有詠海棠云：『海棠不入少陵詩，未載紅梅屈子詞，亦似廬山本奇絕，淵明五字偶忘時。』

壬子彭芸史吳蘋汀均有和余蝶詩，芸史有『占盡江南粉一肩』之句。

吳蘋汀游春句云：『一天風雨添春恨，隔苑深紅蝶翅長』麗句也。春柳句云：『東風綰別恨無窮。』亦可取。近又有白門春感四絕，有句云：『怕見白門門外柳，年年帶雨並潮生。』尤佳。又嘗有心字八律，韻脚每句皆押心字，待函索再錄。

有人題余畫山水云：『山川清絕筆邊傳，相約閒時共莞然，願待明年種蓮子，萬花裝滿畫中船。』原注：『嘗愛世傳赤城韓夫人法駕導引第一疊有云：「千乘載花紅一色，人間遙指是祥雲。」故有末句。』余憶圖中遠山如帶，近水如環，小舟寸許，容與中流，筆墨極省，何以尺幅中忽措想及萬花，直妙悟也。——雲仙雜記洛陽人家寒食裝萬花輿，與此詩末句『萬花船』均奇麗可愛！



有人題余垂釣圖云：『從古烟波有釣徒，知君懷抱世應無，如何畫得樵青貌，也入漁家樂趣圖。』余當時擬改後二句爲『也畫』共入，然失原詩之意矣。幼嘗臨漁婦曉妝圖，不覺情移。誠得素心人，詎敢屈爲樵青耶？

余詠花詩，不喜用焚香飲酒等事。如詠海棠云：『相賞名花正酒醒。』城西折梨云：『正是酒醒江上路，梨花相映劇神清。』供梅云：『禁婢朝焚玉鼎香。』尤喜日中花色。嘗愛古人『日高花影重』、『花氣襲人春晝永』、『蝶衣曬粉花枝午』等句。亦自有玩花詩句云：『隔院鐘初午，開軒酒恰醒。』惜此等境會，解人蓋寡矣。

壬子秋月倡和詩甚多，而以秋字韻爲最。計十數往還，共詩二十餘首。先是余寄芸史登臨長篇，芸史報余以登塔之作，旣而龐美仙和韻詩亦至，余遂步成數首，分簡諸人，并索吳□□同作，自是郵筒匝月不絕於道矣。又得龔郎似一首，郎似年最幼，而詩特佳，可畏哉！今□□原倡及其疊韻諸作，均已散失，惟憶一聯云：『金猊香燼三更月，鐵馬聲敲萬戶愁。』執牛耳洵無愧已。美詩亦失去。惟吳詩尙完好。此君詩最多，其二首見贈有『明月青山都』

入夢，白雲紅樹儘生愁，『及南望斯人天更遠，雲邊歸雁去悠悠』之句。時余方索居，謬荷推借，顏汗極矣。又迴文一首云：『殘星幾點三更漏，落月傳情動客愁，寒雁怯過新淀水，冷蟾悲渡夜搖舟，丹林幾處紅荷岸，碧草千層白露洲，看影對雲秋色暮，蠻烟遠隔路悠悠』。此詩綺練天成，正反俱佳，如『暮色秋雲對影看』，『岸荷紅處幾林丹』，『水淀新過怯雁寒』，『漏更三點幾星殘』，皆不費力，自臻巧妙。君美姿容，有璧人之號，夙以麗才見稱。余讀其詩藁，戲贈云：『後身金粟前身月，盡見吳郎說可憐。』倘所謂文成好女，廣平梅花者耶？

『荒草青烟故國秋，憂時悵別枉登樓，銅駝竟灑中原淚，汗馬旋生絕塞愁，獨倚危欄悲跌宕，羣從高會擅風流，河山地事新亭泣，觸念西風壯思悠。』此口口遙和諸君登塔之作也。通篇善寫樓字，及不預勝會之意。時共和粗定，蒙藏有警，項聯用筆卻極有力。

余和人會城登塔詩，疊韻十數篇，皆散漫不錄，亦緣珠玉在側，覺我形穢也。昔人詩話，專用說詩者無論已。間有僅藉爲感舊懷人，或黨同伐異者，故所錄詩不必盡佳。余此刪所載平生經遊相識之詩，均略尙選裁；至於自錄之詩，則多係散失刪棄之作，聊備遺忘，以爲

談助耳。

世說『孫興公作天台賦成，以示范榮期云：「卿試擲地，要（當）作金石聲。」范曰：「恐子之（此）金石，非宮商中聲。」然每至佳處，輒云：「應是我輩語。」——今拙輯遂襲此，署曰我輩語。

蘋青一聯云：『遠水淪漣浮一塔，歸雲撩亂現千山。』寫景澹婉，靈動有情，使人愛殺清才如許。

品口山院感秋中二聯云：『莫令飛花隨水急，但看明月照人勞。夜聲漏盡蟲聲切，天闊星稠樹影高。』郎似曾屬余書入絹扇。（宋丁昌竹坡句云：『夜長月冷蟲鳴切，天闊風高雁過遲。』不及口口寫出秋夜陰森之景，使人難畫也。）

口口友聲集，載女子徐碧閨情一首，中二聯云：『花開舊院慵追蝶，塵滿妝臺懶畫蛾，一水盈盈思北渭，三生了了夢南柯。』頗可賞。

成口口號二如居士，幼時與余等稱五子之一也。五子，龐，盛，有，野，永，浮山脚，開雲口成，與余。

紆石腰』句，又『四壁秋山人影靜，一庭明月雁聲寒』之句。君爲□□之甥，學作詩歌獨先，惜余時荒嬉，未及多錄，頃聞學商於某地，以瘋狂歸。

古詩云：『漢兒學得胡兒語，爭向城頭罵漢人。』嘗訪□柳□於□校。校例授課時，必俟通名始見。余立外廂久之，有美丈夫初學英語，向余喃喃相語，意未盡通也。余矚然作色曰：『凡婢雙聲。』其人亦不知余所云，以爲必報己也，竟赧然去。蓋余戲引洛陽伽藍記李元謙調郭冠軍家婢春風語也。本期賺此豸一怒，乃竟不然，遜春風遠矣。凡凡，或作此婢云云。□平□亦嘗訪柳□如余所值，其時□□僅略通英讀，聲牙數十字報之，本無所謂，其人以爲不勝，悔而遁。□□爲余言如此，前後頗相類。乃知鸚鵡罵人，不必盡善人言者也。頗有宿儒亦受此窘迫者，故備述之以資捧腹，安得使此曹輕薄，盡遭我曹狡獪哉？

□□負笈會城。癸丑夏，余買舟過之。席間見余此輯，喜錄其甥□□□，并學友呂茗舟詩見示，且屬余錄入冊中。此其意未可輕負。其甥□□詩已見前。惟□君詩，至今未錄。憶余贈平□詩：『頗知疏懶愛名流，』自愧前言多矣。頃檢得存藁，余愛其『徑外風來驚蝶去，』

湖中波起壓鷗沈。一聯想見曉鐘上學時也。昔隨園愛稱其同鄉某觀察，過冷水舖云：「白鷗傍漿自雙浴，黃蝶逆風還倒飛。」與□君句均可畫。□君南岩人，得超名。

余有句云：「莫言飄泊狂夫慣，愛遣相思忍不歸。」聞者絕倒。

昔林和靖曾自作摘句圖，余弱冠前詩多焚棄不自惜，輒就所記憶作棄句圖。七言云：

「愁見深山紅蝶舞，暝聽叢翠雨鳩呼。」（過青灣山麓）「雲滿窗楞烟滿樹，月生山罅風

生樓。」（夜訪山居留宿）「微刪竹色通書幌，學種梅花出步檐。」「園庭露重花禁冷，山

澤人閒夢亦清。」「雲移雁過人人字，月照蛛抽乙乙絲。」（以上雜句）「散罷香螺鸚鵡舌，

燒殘寶鴨鷓鴣斑。」（寄人）「干峯雲氣占晴雨，一徑幽棲長薜蘿。」（寄山居）「過市影隨燈

出入，臨橋月照水東西。」（夜入山市）「吟蟲靜夜中天月，縱鶴晴朝滿地霜。」（秋寺）「風輕

曲沼魚知樂，晝永虛堂鳥自親。」（春日閒居）「風敲老桂凍欲折，雨壓瘦竹烟相扶。」「秋山

月照高低路，野寺門常長短松。」「一天明月懷人意，雨界山河覽古心。」（以上雜句）「久經

世路減狂態，驟入歡場無戒心。」（招宴）

編者按以下  
下缺七行

五言如：「長波千里白，微雨四山青。」（觀

漲。『午雞歸牧笛。夜馬遞官郵。』(背郭)『漏壺春滴凍。藥鼎日融烟。』(書齋)『樹暗天邊霧。燈搖檻外風。』(江樓夜飲)編者按以下缺三行大抵格意卑近，無足存，稍可取者亦多流於香山放翁止耳。(香山放翁皆卓然大家，此惟指其滑易者耳。)

壬子有蘇格蘭人授余新約書，屬依原書章節，各繫小詩。已脫稿數十首，旅棄去不復爲。有云：『就主則不飢，發語真超絕，如何張竹君，獨不信斯說。』(竹君，粵人，梁任公新民叢報有傳。)

佚名生日自書，其一云：『宛轉蠶絲祇自纏，傳來消息兩心憐。當時一時猶堪悔，未遣方平借鐵鞭。』一往情深，輒喚奈何！

往年撰恩怨記，皆載古人事。讀之激越，可當下酒物也。自題有『從來恩怨暗經心』之句。此藁頃盡失去，書生伎倆，堪爲鬼所揶揄耳。須俟垂老更成之，以傳世之有心人也。

異苑：『西域有鼠王國，鼠之大者如狗，中者如兔，小者如常大鼠，頭悉已白，然帶金環枷，商賈有經過其國者，不先祈祀，則嚙人衣裳也。』余別怨云：『寶髻堆雲茉莉裝，扁舟從小

住江鄉，天涯何時輕拋擲，辛苦年年祀鼠王。』聲節頗諧，用事稍僻，故不存。或以此詩作於乙卯，疑爲刺時事，過矣。

嘗詠柳絮云：『顛狂不入時人眼，盡日垂青只自看。』詠蠟梅云：『可憐天漢橋邊樹，釀就名香作蠟封。』皆一時率筆，又似涉寓意，故刪之。

放翁山園詩：『狂吟爛醉君無笑，十丈愁城要解圍。』余春曉詩：『莫教怕向烟花路，萬仞愁城已慣經。』皆粗率。

口柳口有『烟籠寒翠雨初融』之句，七字蘊可藉誦。

口雲口月夜泛掉云：『寒烟漠漠柳深深，十里平湖蕩客心，漫許文章干上國，豈應身世老空林，漁舟極浦又明月，草閣西風急暮砧，瞻望關河揮涕盡，年來孤夢感難禁。』

拙詩詠農婦云：『舉世爭誇時世樣，莫將椎髻與人看。』頗寓自負意。

余讀書之所曰絕俗樓。擬題額云：『瀟灑出塵。』聯云：『獨觀大略，不求甚解。』上句王仲宣英雄記諸葛亮事，下句陶元亮五柳先生傳中語。須擘窠大字方稱，未免近夸耳。書

室則集選一聯云：『點翰詠新賞，揮金樂當年。』上句張景陽詠史，下句江文通擬謝惠連詩也。臥內則集唐一聯云：『遊山慕康樂，彈琴看文君。』上句李太白越中秋懷，下句李長吉詠懷詩也。真有前列生徒後列女樂之概。

昔人集北曲云：『萬種相思對誰說，一生愛好是天然。』上句西廂記，下句還魂記。余弱冠極愛之，行旅常書以自隨。

余舊題小照云：『遣興不忘絲竹肉，矜奇偏愛畫詩書。』又餐室聯云：『雞頭持比楊妃乳，熊掌初嘗西子脣。』曩年跡弛之迹如見。

余舊作春光好詞甚俚近。其詞云：『雲鬢擘，玉釵橫，淚珠盈。閒立樓前乍惱情，蝶腰輕。一半春光流水，怎樣恨擁愁并。放下湘簾無別事，拭銀箏。』嘗以寄口雲口於京師，有人讀之疑余爲女子者。口口漫應之。適其人有兄未婚，容貌眇隤。遽通書其兄言之。既遂請口口爲介，且曰：『兄擇婦苛，必若是始可諧矣。』口口歸以告余，相與大笑。其後，余再寄一闋，倚原調云：『愁薄倖，怨輕狂，沒商量。又道因人典鷓鴣，挂心腸。絮語露濃無睡，秋分寸寸宵長。小



閣相隨閒坐久，莫貪涼。』第末戲書云：『若見前人，第報曰：『彼姝已有家矣，奈何？』』

在鍾陵日，口雲口見余詩，謂無從指其佳處。且謬許同儕一人也。口平口選友聲集，謬推鄙作列首，目爲奇品。又有新隲某君，僅席間一面，其後見余輒拜。余時與諸君皆弱冠耳。諒非謫仙之才，輕致賀監之譽，祇愧而已。

太白『朝辭白帝』通首本酈道元水經注，可知詩化古語，便成絕唱者，正不少也。

余詠木筆花云：『中書原未稱，不受管城封。』又云：『如今不是夢，親見筆生花。』均逮事得體，又恰詠木筆花。然詠花詩如木筆金錢之類，皆不若以韻勝。（李玉溪之木蘭，陸蒙叟之白蓮等作。）刻畫雖工，決不能爲花傳神寫照，且尤易雷同。數年前乃竟屢有此等詩，遂至長令李陸笑人，後不復爲矣。

余有『鐘聲一路入招提』之句。略似漁洋所賞浮屠止函句：『一路沿鐘到淨慈』（止函本名士徐繼恩）。

幼詠梨花有句云：『正似文君新寡後，滿身巾幘月明中。』如此作詩，神采減損盡矣。

又云：『虢國蛾眉常淡掃，明妃玉淚自輕彈。』亦不佳。拙集中詠梨花自有較佳之作，茲不錄。

有懷一女子許姓者，後以詩寄余，僅答以『奈何許』三字，人以爲工。晉讀曲歌中語也。余東湖曲有云：『東湖之涓水如縠，東家之女貌如玉。』卽指此。

人日友問余『作詩未』。余笑曰：『一二三四五六七。』友以爲戲，漫應曰：『七日矣。』不知此本羅江東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詩句也。唐人詩乃惡劣至此等境地，尙得言詩耶？

憶少時讀書某祠中，暇日效竹枝數闕，至口不能讀，可笑也。錄三首云：『紅菱池邊歌竹枝，白練湖邊唱柳枝，竹枝柳枝兩愁絕，縱有心情君不知。』『月兒高高入雲，城北城南心憶君，望郎不見上城北，月暗城南路不分。』『鳳凰池，鸞鳳橋，歲歲橋邊柳色嬌，一種娉婷人去後，離情密緒各條條。』紅菱池，白練湖，鳳凰池，皆祠旁水名。

□平□初至京師，作江南春長篇寄余，有句：『金鞍白馬樂年少，帽簷露壓玉桃花。』真才子語也。逾年君遂奪名妓良玉樓，迨後與余音問亦漸疎，蓋方羊車出入不暇也。君又有

『未必相逢有再生』之句，余甚愛之。幾於汲汲顧影者矣。

雲口佳句。如『高樓玉笛美人心』(秋夜)『夜深還恐玉人寒』(秋情)『漠漠晚烟圍水閣』(秋情)『綠楊低拂水平流』(東湖)『夜寒溪口凍雲深』(閉門風雨理搖琴) (歸湖上) 鈍根人不能道其一字。玉如和余蝶詩：『占盡江南粉一肩』則必傳之句也。

雲口秋情詩數首，佳句甚多。又有句云：『連江霧色白漫漫，月冷秋千院落寬』。其近句：『飄來寒食雨，盼到踏青期』亦極有致。諸人皆已六七年不通音問，諒其造詣必益臻高古，非復往時綺麗。然少作亦愈可珍矣。

癸丑余有九月四日記事詩云：『迸作愁人一片心，雁飛風急暮山沈，遙憐天末音書達，獨坐無眠淚溼襟』。『新愁舊緒兩如何，百歲光陰瞥眼過，此事明知君欲怨，尋思祇覺負心多』。『恰早相逢在此生，忍教飄散趁時名，白雲黃葉勞征夢，始覺前言太有情』。

辛稼軒詞有云：『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』。余詩有句云：『夢回月暗午烟散，人在綠陰燈火中』。此情此景，不堪追憶矣。

癸丑塾園席上贈客二首云：『曾聞鱗羽重虬鸞，似此風神並世難。昨夕相逢猶恨晚，歸燃銀蠟寫真看。』玉樹臨風皎若神，座中輝映盡生春。相看不飲真癡絕，應見周郎似飲醇。』客姓□，□□人，美姿容。甲寅遊學東瀛，數月假歸，以病驟卒，年僅弱冠。

某君喜得余書示婦云：『里門停驛騎，遠道有佳音。姓已深聞認，詩教並几吟。却因憐惜意，問起別離心。何日還窺壁，供廚佐共斟。』蓋期以山公穴壁事矣。情款摯密，詩尤一氣轉折有致。

劉越石豪傑之姿，乃有『胡姬年十五』一詩。孫興公斷弛之士，乃有『情人碧玉歌』。皆似齊梁以後人語，吾所不解。

第一樓，鍾陵酒肆也。余訪友兩過之。有詩云：『聽說鍾陵好，扁舟興欲騰。正宜初近夜，還望最高層。裾屐千觴酒，笙歌四座燈。再來風景異，惆悵曲欄憑。』蓋無復舊觀矣。

甲寅冬題某兩女士文并畫二首云：『潛居彤管手親編，雅重還應壓後賢。鉛槧商量吾避席，竟教傾倒珮環前。』清絕瓊窗韻事同，靈心銷向彩毫中。舊摹一百春風面，持較眉

圖恐未工。余幼有鉛素仿古仕女百幅。

□雲□嘗云：□平□才調爲一時諸人之冠。甚確。其都中應徵花落葉十數律，好句不可勝數。余與雲□書稱『暮雨吳江亂釣筒。吳郎』卽其落葉句也。

午晴花影，婀娜可愛。對此忽誦平□句：『枝枝葉葉影相扶』，覺其有寫生之妙。又嘗有句云：『短短荷花小小萍』，君愛用疊字如此。

平□句：『暗葉蕭蕭護草蟲』。余偶誤爲落葉，終不覺佳，後見爲暗字，生面畢露矣。

柳□寄京中友人云：『未能許國聊稱士，如此持身真愧人』。傳誦一時。又有『登高臨雉堞，望遠見龍沙』。（九日南昌作）『月明此夜愁聞笛，草綠征途試着鞭』。（送友人京）皆雅切。

余舊題宮閨瑞鷓鴣詞，中有云：『銀蒜翻嫌新月上，金根乍怯小池涼』。『風吹粉面，效遮扇，露濕羅衣未卸妝』。少作淺薄可哂。又題拜月圖一絕云：『丹青自寫廣寒圖，瓜果堆盤夜正娛，拜罷笑看明月好，金釵翠袖影模糊』。亦穉弱。

本草綱目：『佛甲草，二月生苗成叢，高四五寸，脆莖細葉，柔澤如馬齒莧，尖長而小，夏開黃花，經霜則枯，人多栽於石山瓦牆上，呼爲佛指甲。』本宋蘇頌圖經。余幼時見母姊常蓄之，翠膩可觀。云：『女子裹足患雞眼，（足胼名）敷之可癒。』故人家處處有之，亦閨房之雅故也。余詩云：『雙趺約素學弓形，宛轉嬌啼匿翠屏，醫得圓膚光緻緻，爭栽佛甲草青青。』梯簷含笑瓦盆栽，小妹相嘲指點來，莫向虛廊聽響屨，高談放腳墊中回。』輓近競尙放足，一二十年後，恐無復藝此者矣。

桂海虞衡志：『鸚鵡舌，卽紅鹽草果，纔如小舌，以薦酒。』余有句云：『散罷香螺鸚鵡舌，燒殘寶鴨鷓鴣斑。』或以爲卽桂海志器所載鸚鵡螺，非也。鷓鴣斑，香名，亦見此志，香螺，杯名。寶鴨，鑑名。

張船山詩：『至竟幾人同肺腑，向來輕易說忘形。』余舊句：『莫將刻頸尋常說，後日交期未可知。』一追悔於後，一預戒於前。

余詩常未能去矜。辛亥題曉潭漁夢圖云：『晞髮何妨臥曉潭，輸他漁父夢猶酣，但能

恁看青山色，潦倒人間我亦甘。」丙辰西歸舟中云：「雞聲喔喔滿寒汀，霜落輕帆不暫停。點檢歸裝成獨笑，曲皆寡和畫通靈。」

鄉俗望見相識過門，居人輒起呼「請來吃茶。」小兒女效之，聲極可聽。喜成一絕云：「憶昔經過老圃家，紅衣小袖慣依耶。（同爺）鄉村風俗重相識，嬌女當門喚吃茶。」

乙卯舟過吳淞西望憶鄉云：「樓船直指海東隅，萬里江波客夢孤。欲倚危欄一憑望，舟師已報過三吳。」

幼詠採茶婦云：「穀雨前時共搨茶，裾欄半折笠簷斜。背人獨自還村早，篾籠封遺到幾家。」又題賣花圖云：「灌園家世本江南，種柳栽桃事事諳。貪看玉人弄菴管，手中遺却馬頭藍。」往時作詩每愛出新意，反致了無餘味。

余舊偶耽側豔，喜樊山廣十憶詩憶浴二首云：「薄晚郎歸倚戶扃，侍兒守戶立鈴屏。瑣窗嚴密無窺處，時聽香羅蘸水聲。」「解裙量度小腰圍，猶着輕兜一色緋。記得華清池上見，一生心折畫楊妃。」余亦有詠浴二首云：「出水頻羞月近廊，水沈烟細簾紋涼。景純

妙語分明記，天目山前兩乳長。』末句出郭璞地記。又云：『長湯水淺畫娉娉，紅瑩肌膚戶不  
扃，天子若教中使問，渭橋出水女人星。』二首末句逮事皆近戲作矣。又題楊妃出浴圖二  
首云：『得寶歌傳天寶年，西歸重說已淒然。翻思賜浴華清夜，何處教君不可憐？』『臨幸  
君王意正娛，澄鮮初日映芙蕖，馬嵬已死能羞否，傳遍人間出浴圖。』又戲題祖乳美人圖  
二首，其一云：『溫軟雞頭記玉環，華清無地洗羞顏，宮中嚴密誰傳信，手掩訶梨怨祿山。』  
呂種玉言鯖錄：『祿山爪傷楊妃乳，乃爲金訶子掩之。』此闕言也。金訶子亦名訶梨子。其  
二云：『道元作記語偏新，卻敵奇功現女身，灑遍城樓五百道，更應妬殺大夫人。』『用水經  
注灑乳五百道事，又近謔矣。此等詩往往纖佻刻露，實則搖筆卽來，千篇可待。世乃有以此  
相詡爲才藻者，可嗤也。』誌此自懺。

余又有題祖乳宮嬪圖云：『但看放誕卽風流，斜掩訶梨尙帶羞，誰似三郎言語好，乳  
房溫軟似雞頭。』又觀日本浴海美人圖云：『游龍宛若信非虛，青史何須詫媚豬，此是海  
東傳異事，波間拜手見人魚。』訶梨子，余初疑爲紅兜肚之類。後觀海寧吳衡照蓮子居詞



話云：『和凝采葉子「蝸蟬領上訶梨子。」朱竹垞云：「訶梨，婦女雲肩也。」考雲肩見元史。五代時未得有此。本草：訶梨勒，子似橄欖，六稜。殆當時婦女領上有此飾，如姚翻「日照茶萸領。」云云也。

頃翻出十二年前舊藁，見尙有詠浴者三律，尤卑瑣不足道。并錄於此，誓除綺障矣。詠出浴：『乍試凌波步，驚看出水蓮，不嫌妝閣悄，翻訝鏡臺偏。明月燈初施，涼風扇可捐，華清空悵想，寂寞贖溫泉。』某君索題西洋裸女小照：『隔霧珊瑚不肯前，非烟猶恐化爲烟。胸高透露絞綃薄，腰細裁量鳳帶懸。掩扇簾紋霑汗少，沃泉粉色褪肌鮮。何堪真到銷魂地，一段風光已可憐。』再用前意自題所繪云：『美人自古詠西方，真態天然懶避藏。子夜夏歌施翠簾，昭儀晚浴試香湯。酥胸乍褪金訶小，玉手低牽鈿帶長。畫裏有情呼欲出，一生無奈是清狂。』

『琴』正字通：『華字之譌，見石鼓文。』拆之適爲來兮二字，甚爲雋雅。余小名華，遂刻此爲私鈐。

辛亥夏夜感鄰翁事作讀書引云：「東家老人夜嚙唔，四壁颼颼燈影孤。鄰人婦子掩口笑，「五十既老猶讀書。」婦曰「此老舊有名，高文一出人共驚！」兒曰「此老不可學，願從阿父甘藜藿，及時布種及時穫，縱解讀書亦何樂？」老人聞之氣塞胸，撐腸萬卷牖下終，乃知讀書天許窮。「奉勸鄰人兒，慎莫如阿翁，阿翁讀書不如農。」余時纔及舞象之年，血氣方盛，率爾命筆，故詞意不免近躁。」

譚復生嗣同，戊戌政變被戮，世所稱六君子之一也，其論詩絕句自注云：「往見灞橋旅壁，塵封隱然，若有墨跡。拂拭諦辨，其辭曰：「柳○色○黃○於○陌○上○塵○，秋○來○長○是○翠○眉○顰○。一○彎○月○更○黃○於○柳○，愁○殺○橋○南○繫○馬○人。」讀竟狂喜，以謂所見新樂府，斯爲第一。而末未署名，不知誰氏。」

丁巳閱報載派赴吾蜀查辦使王人文，因愛妾病死，棄職爲僧。戲謂座客云：「老杜黃草詩一聯「秦中驛使無消息，蜀道兵戈有是非。」可以囊行。」王係往查辦劉存厚戴戡之事也。

余少作新柳二首，頗有稱之者，已佚去。閱近人閨秀詩評：『梧州陳韻和孝廉，室方氏蕙香，詩才清麗。陳有妹朶雲，姿色頗媚，方作新柳詩調之云：「丰姿生小便苗條，淡淡眉痕細細腰。雨後閒眠春乍醒，風前學拜影無聊。神原在眼偏羞露，情未成絲不解挑。杏也嫁過梅也聘，汝無夫婿爲誰嬌。」語語雙縮，可稱工豔。』

靖安舒天香爲姪說詩云：『南威面與西施面，可愛雖同美不同。』自註：『以破偏執一家之見。』說詩者不可不知此意。

冷齋夜話：『余叔彭淵才，自言平生有五恨：鱗魚多骨，金橘帶酸，蓴菜性冷，海棠無香，曾子固不能詩。』余噉金橘絕句云：『花好能香自古難，海棠何事有譏彈，鱗魚多刺蓴羹冷，卻怪金柑又帶酸。』卽全用淵才語。

余選萬花絕句，鈔輯隋唐以來至於今世凡詠花之佳者。始甲寅，率率至今將十年，未輟藁。夙昔自亦愛詠花，詠花尤喜絕句，又詩中往往書花名。其初寫生題畫而已，寢以成癖，近始稍稍革之。檢敵篋見棄作數首，爰錄於此。送畫士歸嶺南云：『嶺南隨望起紅霞，歸客

春深恰到家，處處高城須畫本，木棉花映刺桐花。（閩越城上多種木棉刺桐，花開如畫）

又山中探映山紅逢女冠因贈絕句云：『山深隨步踏紅霞，疑近瑤池阿母家，莫覓杜鵑啼血處，杜鵑血化杜鵑花。』又過仙女壇云：『纖塵不到女冠家，學道無愁度歲華，他日須教李白婦，來看風掃石楠花。尙有扇花字押尾者二首，種水仙云：『侍女朝來汲井華，移根莫遣委（亦作近）泥沙，獨清得似（一作可得）三閩意，此亦人間絕俗花。』（余自署絕俗樓書生，故云。）茉莉云：『談諧妙擅守貞（馬湘蘭）家，茉莉華顛醉更斜，笑斜（？）王生偏老矣，戴花髻子小於花。』（王伯穀管馬湘蘭書：『月下君爲余簪茉莉髻，乃小於花，揶揄不已。』）余詠花絕句，棄稿甚多，再檢錄數首。如謝人送牡丹云：『措大平生被眼謾，何曾富貴逼無端，頓教葑屋能生色，錦繡春風送牡丹。』椰子花云：『自栽椰子瓢盛酒，椰子漿甜當酒攜，誰識堯封詩句好，椰花爲酒醉如泥。』（齊東野語：『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，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。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詩云：「椰花好爲酒，誰伴醉如泥。」』）文官花云：『一窠孀孀號文官，淺白緋紅壓滿冠，（王禹偁云：「一朵滿頭冠不克荷。」）儂愛此花名

字好，鏡邊回首索郎看。（近正舉行文官考試，相識有赴之者，可助閨人解嘲。）又首夏書齋卽事云：『黃金不用買韶年，夢裏封侯祇自憐，酒渴正思村市飲，桐花如醜墜簾前。』

丙辰乘籃輿過一山岡，春雲壓衣，彌望皆松，俯仰數里之間，青蒼無際，洵佳景不忘也。丁巳追憶成，圖題曰『霽岫春松』。并紀二絕云：『隔年詩興尙翛然，記過春山百尺巔，俯仰腰輿同一色，青峯映出蔚藍天。』浮萍飛絮儘成空，此手何勞灌溉功，誰識東坡年少日，十年曾種萬株松。（東坡贈杜秀才學種松云：『爲問何如插楊柳，明年飛絮作浮萍。』）

余又有用坡翁事詠檜云：『老檜凌空翠色濃，蘇髯吟賞託高蹤，相公食睡休相詫，何必求知向蟄龍。』（王禹玉進呈子瞻塔前古檜詩，及退，章子厚詰之。禹玉曰：『舒亶言爾，』子厚曰：『亶之睡，其亦可食乎。』）

花史：『王彥章葺園亭，疊牆種花，急欲苔蘚，稍助野意，而經年不生。顧弟子曰：「叵耐這綠拗兒！」拗字三聲並讀。余用此事詠苔云：『園亭野意助花枝，斷砌頽垣處處宜。笑殺彥章諸弟子，經年叵耐綠拗兒。』以上諸詩，多少時間，居率意所成，所謂『舉筆百詠便得。』

不足貴也。

又余詠苔錢云：『鋪滿貧家地數弓，未成輪廓笑春工，繞牀若遇王夷甫，未必驚呼阿堵中。』頃見樊樊山有『不談阿堵愛苔錢』之句，可謂有同嗜矣。

荔支韻勝，龍眼味宜，廣雅名曰益智，而南方草木狀謂之荔支奴，何也？余啖龍眼一絕云：『南方草木等奴看，韻勝終嫌荔子酸，一樹纍纍秋社近，黃金彈剖水晶丸。』

曩爲詠花詩，第喜撫拾瑣屑故實，遂致浪費紙筆，可傷也。

關於柳花，曩嘗至累紙不盡。捉絮圖云：『門外兒童笑語譁，滿天風絮夕陽斜，古人畫柳原難事，誰更辛勤畫柳花。』(舊諺云：『畫樹莫畫柳，畫人莫畫手。』殊有妙悟。)又酬友人柳花詞：『二月春風草榻寒，柳花飄蕩太無端，女奴愛把羅裙拾，滿地輕陰尙未乾。』十里輕花夾路飛，問人何事糝春衣，長隄日日當軒思，吹老柔條客未歸。』則較前略勝一籌矣。尙有春繡圖一絕云：『眉壓春愁倦繡天，強尋鍼綫恰堪憐，窗前坐久微風起，偶見羅裙墜柳絲。』又柳花二絕句，其一云：『沾泥愁襯踏青鞋，雨灑風飄已滿階，誰學柳花狂一世，紛

紛偏惱玉人懷！』頗見作意，又稍稍勝矣。春繡圖及柳花詩均見本集，偶涉論及此，遂被例附載之。

乙卯看桃花數首，其二首云：『輕陰滿地落胭脂，樓角春寒好護持，長愛崔孃足情調，紅花白雪類嬰兒。』『編者處缺』按此一行『一夜繽紛滿路傍，得錢恨不醉千觴，述庵苦愛禪僧語，誰解桃花似飯香。』『釋主雲際祥句』『桃花香似飯。』王司寇視極稱之。

余夙不喜學東文法，惟雅重歐西及我國文體；於畫亦然。在申江題近人論畫二首云：『紛紛俗手枉經過，真品憑誰共揣摩，認識丹青高格在，畫工原要讀書多。』竟黜東鄰識最雄，歐西華夏並推崇，舊時文格商量遍，自喜癡狂論偶同。』

有題宮人整襪圖示余者，稍爲潤色之。其詞云：『紋襪香階怯夜涼，畫堂南畔見啼妝。何如六尺金蓮上，冉冉凌雲舞窈娘。』豔詞頗見幽怨之意，可取也。又題墜樓圖云：『金谷倉皇事可傷，姓名留得至今香，西施沈水虞兮剎，青史千秋獨渺茫。』西子虞姬之死，正史皆無考。武進董玉蒼室人吳永和，字文璧，能詩。虞姬云：『大王真英雄，姬亦奇女子，惜哉太

史公，不紀美人死。』沈歸愚云：『虞兮之死，史筆無暇及此，然一經拈出，真見心思。』余於前詩亦云，然其所感深矣。

佚名辛亥贈答詩，係用赫（音闕）蹠小紙分書，久失其藁，頃於書夾中偶見之，字色如新，什襲存之，并分錄於此。贈云：『郎載珍珠船，妾撒珊瑚網，珍珠入水沈，珊瑚出水長。』答：『四時子夜歌，十索（歌音色）丁孃曲，不愛枝頭花，愛看腰如束。』又贈云：『三月桃花水，九月鯉魚風，相守何能久，離心千里同。』答：『早歲厭紛華，還期共栖息，平旦井華水，令（平聲）人好顏色。』再贈再答下，另注有小字二行云：『三月九月恰符離合之迹，前後不及者各一月。讀罷悵然補誌。』又『平旦十字皆見本草。』字字蘊澤，可謂極燕嬾之情矣。

余甲寅偶書云：『新月如君眉，圓月如君面，見月不見人，愁心日千轉。』年年官舍燕，歲歲市橋柳，不見如玉人，佳節空相負。』

有湘僧避亂修水，出詩畫見示，喜風塵中尙有此人，因賦贈云：『攬勝都歸畫與詩，名僧結習也矜奇。偏衫豈有藏雲袖，破筆眞同洗筆池。亂後洞庭消息斷，望中廬阜往還遲。閒



蹤他日重逢處，看汝滄浪濯足時。』僧有潔癖，余勸之遠遊，故末句云。

遠祖樂天先生，多爲諷諭詩，卓然大家。如秦中吟等篇，務使老嫗都解。彼其意固以爲斯世尙可教耶？其用心苦，然其意亦迂矣。近有人甫倡用流行語創爲詩體者。（此舉審爲我國輓近詩學一大轉鍵。其勢必將寢盛銳甚莫可遏待之百年，必有名世之作輩出，蔚爲一代菁華者。惟非所語於頑鈍拘虛淺躁者耳。）惜標榜之者亦多藉口於欲使聽者盡懂云云。嘻，民間流傳，自有一種偉大文學。但必若詩之至湛深者，無論爲奧辭（古律等）爲今語（語體等）豈世人所可豈通其意耶？

天下之山川，莫如吾蜀。故其爲文類能奇肆博衍。而三峽者，尤騷客詞宗之所歎想景慕而不能已已。余弱冠時，頗欲擇地集岷峨雲夢上至彭蠡之士，凡爲文有氣力者，結爲三峽文社。而今知已矣！遠不見屈宋揚馬，近不見湘綺諸人，詞源倒流，嘔起後繼者其誰乎？余亦藏修不暇，尤誓至今以往至沒齒，不加入任何社集，亦決不自倡任何社集。每愴然於絕續之際，蓋心情已索然懶散矣。



## 絕俗樓我輩語卷二

丁巳拙撰歲暮懷人詩五律，末聯以自述之作。其明年戊午，口拂口遂有秋日懷友五律，亦以自述殿焉。極雅贍可誦。其二見况云：『讀遍家藏萬卷書，瑯環仙客有幽居。張華藻思稱淵博，賀監風標慕靜虛。文字賞音吾輩語，歲時佳興故人廬。羨君早有江湖志，畢竟難忘下澤車。』原注：『君近輯我輩語，多紀同人唱和之作。性尤好客，同人每宴集其家，殆無虛日。』未免溢美之辭，祇愧歎耳。惜餘數首均散失不傳。余當時嘗乘醉謂諸人：『使他日任不知誰何之人，秉筆爲吾輩作傳，固不如吾輩今日此詩自道之爲得也。』咸相視一笑。猶憶其自述中有云：『諸君文質自彬彬，歎我無才更食貧。』又『未着祖鞭終可愧，相期何日出風塵。』君夙以第一人自期，讀此數語，偃蹇傲兀之態如見。

少時薄遊某地，有老宿命捉刀代贈一遊幕者，其人曾隨端午橋軍，親見午橋被難。余

詩數首，尙憶其一云：『季世何人惜此才，上遊形勝共追陪。傷心江上聞哀吹，曾佐征西幕府來。』

曩頗以蕭散之迹，一時仰爲清高，以此謬相推許者將十年，實則時方居母喪，侍父疾，人多未深察其意也。偶道出某地，有人追而貽之序。其詞云：『君高尚士也。先世本蜀人，君誕生於匡廬。尤工詩，有遠遊之志。將盡撫拾天地之奇，以寄其嘯傲之致。其意若將遇承平則廣南風，丁叔季則歌滄浪。和光同塵，與世若無迂；跡於混冥之中，翔於遼廓之表，汜汜乎不可及矣。今將西歷三楚，訪懷沙之淵，遊捐佩之浦，吾知其必有以得江山之助者矣。』云云。今流落至此，爲天下之僂人，被擯不足齒久矣。尙何言？

枕縣某君遊幕江左。丁巳閏二月余借居僧寺，君來訪，卽次舊遊韻投余詩數律。有云：『豔陽天氣好遊山，偶入招提俗慮刪。池水波澄魚極樂，雲林蔭密鳥知還。蒲團坐破三生悟，竹院清談半日間；最喜新晴明霽色，桃花絢爛滿溪灣。』禪房幽靜俯郊闌，半榻琴書不染塵。沽酒漫嫌村市遠，烹茶曾汲石泉新。法傳衣鉢如來佛，劫換滄桑閱世人。此是洞天真

福地，誰從香火證前因。』其詩力求清迥，乃愈得平庸，則才力境界及耳目濡染，兩限之也。丁巳春夏間，余讀書山寺數月，有某君日夕過訪，貽詩云：『正苦春愁疊，言尋物外游。蒼松交古寺，白水繞荒陬，地僻宜幽客，心閒慕野鷗，相看樂清爽，何必計沈浮。』存之以誌鴻跡。

余初宿□□寺云：『兩載辭家興便慵，滿鞍征夢易惺忪。舊時遊釣心情在，聽徹僧樓一夜鐘。』(時東遊甫返，故首句云)酬某君云：『襟期共愛水雲間，猶怨名心未盡刪，此地能來應減俗，常時相見本因閒。蒼松翠柏長遮戶，紫蓼紅菱自滿灣。卻笑蹉跎生計拙，天涯浪迹幾時還。』(時又將思遠行)又戊午春日重遊云：『重訪名藍地自偏，蒼松翠柏尚依然，擁衾夜半聽鐘吼，記別山門又一年。』諸詩殊清淺，乏深意。失學之苦，荏苒經時，無可就正也。

戊午元夜迎紫姑借口作：『歲歲迎來獨向隅，紅顏應悔嫁狂夫，紫姑不解持家事，底事持家問紫姑？』宛署記：『下闕兩行 又生日云：『吞花臥酒興飛騰，結習消除愧未能。憶過

上元剛二日，霎時光景又收燈。曲江春宴錄：『虞松方春謂「握月擔風，且留後日吞花臥酒，不可過時。」余村居時每歲用此爲春帖或燈聯。

戊午仲春，喜聞雲口室人生男，適得京書云：『今夏將歸。』先戲寄絕句云：『離情又近一年中，燈下綳兒玉雪同。我有新詩能助喜，東坡畢竟愧無功。』東坡賀人生子詞，有『深愧無功』之語。君每歲皆必以夏歸。余去年聞其初歸，曾戲贈一律云：『草草離情又隔年，歸來紅粉正嫣然。深宵玉漏妨私語，徹曉銀釭照倦眠。遠道有誰相料理，浮名何事竟羈纏？黃姑織女應同謫，盼到秋時定可憐！』末句指其逢秋輒別，故以爲擬。新詩助喜卽指此，屈指剛符姪媿之期也。一笑。

辛亥或見示美人入道詩。有『傷心暗數經行處，悄傍花陰築醮壇』之句。喜之。因亦成二首云：『黯黯春閨夢已銷，清嘯分付去來潮。醮臺夜色罡風峭，手捧青詞禮玉霄。』道服新裁取次宜，卻看天上夜星垂。嫁時事事猶能記，龍腦微溫鳳蠟移。』詞雖近織，寄意亦復悽絕。

戊午自續十八歲時像，掃眉刷鬢作婦人妝，見者詫爲名姝也。自題絕句云：『曾向門前種女貞，當時二九正盈盈。芳心珍重無人喻，二十餘年未嫁情。』昔郭頻伽自寫裙釵小像，題曰：『現女子身而說法。』文人游戲，早有其例矣。

題佚名小照云：『畫裏相看宛是君，美人已見化爲雲。祇今閉戶蕭閒日，空買沈香小像熏。』

甲寅初秋偕人旅遊曉發云：『迢遞雲山秋氣清，短衣破帽此時情。出門獨異烹雌別，上路真成附驥行。湖海聲名非俊傑，廟堂籌策有公卿。年年漫滅懷中刺，來去無端笑正平。』又途中題酒舍云：『慘綠年華似逝波，崎嶇客路幾經過。憑君莫問東來意，酒入愁腸不覺多。』又『軋軋驅車過板橋，荒村景色自蕭條。不妨到此傾囊醉，酒入愁腸最易消。』二首句意稍複，蓋係前後二地也。又贈人云：『傑閣登臨幾宴酣，旅懷秋思兩難堪。逼人富貴天無賴，憎命文章我自慚。舊識每傷離別數，新交乍喜話言甘。感君同有滄洲趣，五岳何時得共探。』

丙辰紀懷云：『乍展還疑欲化烟，口脂螺印尚依然，愛看押尾簪花格，子細牙箱忽六年。』悟後方知夢裏身，昔年曾對畫中人，誰知今日開塵篋，惆悵無端淚濕巾。』往時作詩，句意竟至膚穉如此。

有出示閨中緘札者，其箋首係『書奉兒夫』四字，覽之不覺失笑，因代作喜答鄉里寄遠書一絕云：『緘書乍讀意踟躕，試想燈前落筆初，幾字墨濃如有意，料應羞寫寄兒夫。』極淺弱，當貽譏彼玉臺人耳。

余七律有出手太易者。如用詞調瑞鷓鴣題春宮夜遊圖，酬人山寺見訪，聞□□初歸戲贈，皆已見前。又有戲詠美人手足云：『下闕兩行宿□□齋中賞梅戲題云：『見說春歸第一芳，窗邊檻外共徜徉。呼奴夜換銅瓶水，禁婢朝熏玉鼎香。便擬閒添詩百詠，豈因病廢酒千觴，逢花怕作寒酸態，贏得旁人笑我狂。』二詩真成惡札矣。歲暮懷□□□云：『畢竟清流自不同，恢奇都付笑談中，古今世變常相續，湖海人才未覺空，暫屈此時年正少，晚成他日業方隆，逃名巖穴渾無取，拭目終看國士風。』七夕懷□□□□不歸云：『明河今夜望天



孫良友平生入夢魂。我輩胸懷難共喻。當時流俗不須論。三年機上迴文錦。七月竿頭大布禪。故國他鄉同落拓。空留別恨滿清樽。『沂江抵漢云：』經過江漢同流處。待向岷峨更上看。今日舟車來遠譯。當年征戰各偏安。山川形勝猶無異。人物恢奇且復難。獨惜禰生辭采麗。可憐努目視曹瞞。『衡熱視黃祖得禍。此誤云曹瞞。客中失檢。此詩首二聯皆用逆挽。先說近。次挽遠。先說今日。次說當年。惜出手太易。發語亦太盡。故終非佳作。』還次九江寄口云：『誰解多情宋琬詩。』金釵初墮憶眠時。』〔宋驛夜句〕潯陽南望無千里。叢菊秋來摘幾枝。兒女尙虛應少累。烟霞同住不知期。今宵有夢翻多事。短燭吟成寄所思。』儻居西郭云：『晚涼輕颭讀書燈。坐久還思酒獨傾。瀾濁何須談世事。蕭閒如不近人情。蓬蒿西郭藏身好。當戶南山入眼明。欲把澄清望時輩。襟期惟恐負平生。』夜起對月寄東京北京武昌南昌諸人云：『離情月色共漫漫。月照離人思百端。遙望澄鮮初出海。翻憐寂寞獨扶欄。祇應今夜一輪轉。得與諸君五處看。別夢關山向誰是。清光萬里不勝寒。』流易爲律諺大病。高者如東坡翁。卑者如香山祖。皆忠此弊。詩人隨老喜蹈之。余十年學詩。七律不過百首。

此種已至十餘首。少年自誤，將誰尤？

語云：『良工不示人以璞。』又云：『大匠無拙作。』平生妄希第一流，乃盡暴露如上諸惡札，以誌愧痛，且懸爲切戒也。

丁巳十月二十二日故里省親及謁墓，午後還城居，中途俄見彩雲，自西而東，白雲互天如鋪鱗，其北緣雁齒排比若密綴茉莉一串，紋如孔雀翎，五色相宣，農人共觀，詫爲奇觀。余亦平生所僅見，久擬作圖并詩，苦措思不屬，艱於想像比擬也。

丁巳十一月初四夜，將曉，夢總角同學口君，化爲美婦，明豔歡懽，窮極諸態。豈余詩所謂『願君後世作佳人』果可有徵耶？爲之悵惘竟日。余年十五時，贈口君詩絕句云：『對客揮毫總角年，墨痕常汚玉肌鮮。他生美女前生月，盡見口郎說可憐。』君在蘭塘，春感寄余有句云：『無愁不屬我，有酒常憶君。』亦可知余兩人投分之深矣。昔仁和陳小魯懷人詞云：『一世柳花二世萍，無疑三世化卿卿，不然何事也飄零。』係贈伎之作。余詩則爲才子發也。

萬姓統譜：『宋熊知至觀燈句：「樓臺上下火照火，車馬往來人看人。」亦難寫之景，微覺傷雅耳。余播遷時，所居瀕江，上跨兩橋，東西各長六七百尺，距里許，相望也。余有觀燈詞云：『人向兩橋相望久，兩橋燈火合還開。』亦實景不可移者也。

丁巳除夜，適讀姜白石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絕句，喜之。余亦率成守歲雜詠四首云：『閨中翦綵展蛾眉，堂上圍爐白髮垂，未飲屠蘇先自醉，雪花如掌獨吟時。』意氣平生不可當，相期富貴後無忘，何須待曉呼如願，措大從來願易償。『戶戶黃羊祀竈遲，閉門自祭一年詩，兒時情狀空追憶，學向街頭喚賣癡。』安排酒脯共歡娛，兒女青紅各各殊，一事此時差愜意，自將好語換桃符。』姜詩余最愛三首，附載於此。『黃帽傳呼睡不成，投篙細細激流冰，分明舊泊江南岸，舟尾春風颭客燈。』沙尾風回一櫂寒，椒花今夕不登盤，百年草草都如此，自琢春詞翦燭看。』環玦隨波冷未銷，古苔留雪臥牆腰，誰家玉笛吹春怨，看見鵝黃上柳條。』風神秀澹如許！

余戊午穀雨云：『穀雨山家播種宜，風光次第入新詩，梧桐結乳猶嫌小，荳蔻含胎莫

怨遲。柳浪松濤觀漲處，茗旗蔬甲洗兵時，下帷獨愧江都相，三歲園林竟不窺。『觀漲洗兵一聯，不僅對仗工巧，尤切合穀雨二字，又其時適遭水漲及過兵之事，兼紀實也。』

宋維揚陳亞之亞，有『排聯花品原非僭』之句。余小園一律云：『小園春事漸無多，故態狂奴可奈何？芍藥花宜稱福晉，芭蕉葉擬號阿哥。招來粉蝶筵前舞，留住黃鸝障後歌。風月平章須我輩，人生何用歎蹉跎。』草木之以品秩稱者，當始於五大夫松。又宋人稱姚黃魏紫，有王與后之目；則福晉阿哥（清貴婦王子號）猶其卑秩耳。亞之以藥名詩得名。（藥名詩始於唐張籍，或謂始於亞之。）

或謂余芍藥一聯，係出於唐王璠詩：『芍藥花開菩薩面，棕櫚葉散夜叉頭。』亦解人也，爲詩專走此一路，便必至流於樊山實甫諸公可懼也。

樊雲門詩，一春多雨，戲爲俳體，有云：『筍皆爭長平權起，絮不羣飛壓力深。』正余穀雨詩法一笑。

戊午端午，鄰生攜婦觀競渡，余戲贈云：『榴花艾葉一時新，令節閒行傍水濱。桂棹可

憐非素手，（競渡皆用壯夫，袒臂奮呼。）蒲觴何惜近紅唇。綠陰漸合蜂成窠。翠藻初生鴨有茵。莫待江中簫鼓散，夕陽歸去浴蘭人。』龍舟至夜始散，此云夕陽先歸，微含諷意。作詩何必僅學玉溪面目耶？

戊午感事云：『嫌疑今古集無端，豁達何人露肺肝。莫向風塵論國士，區區心迹白來難。』『一見相傾託死生，健兒快馬重橫行。那知好語偏逢怒，扼腕何曾去就輕。』猶不免少年激躁淺露處。

咸同亂後，各直省漸安謐，婦女衣飾，若裙袴袴褶襖以至蔽膝弓鞋之類，無不爭尚大紅。然內地染價極昂，非大家莫辦。有染坊丁協泰者，江南人，因亂播遷某邑，專其利，至鉅富。邑有妓寮，在新北城碧落巷者最盛。每逢染工至，則羣妓爭起迎，號爲大紅師。利其可染衣也。余曾詠其事云：『榴裙當日最時宜，輕薄何如學染絲。姊妹行中忙起立，一齊迎接大紅師。』後丁氏自主婦以下，皆以積貲驕逸，遂致傾覆。髮亂之前，邑中冶遊之地，首稱南石橋，里巷至以其地播之歌謠。地在大南城觀音寺路，今皆賣菜傭居之。籬落三五，橋當其南，

蘆葦夾道，風景絕佳。余詩云：『豆棚瓜架雨垂垂，一片荒涼野客宜，南石橋邊談舊事，可憐當日鬪腰肢。』小邑夏晚，婦女多坐門外乘涼，街市之中尤甚。女伴相識經過，則呼問浴否？殊可笑也。余戲詠之云：『出浴小窗前，乘涼大道邊；相逢諸女伴，羞問夕陽天。』

余家茶器，愛擇精瓷。有白釉荷葉盅十事，一面繪仕女，一面題東坡句：『從來佳茗似佳人。』又二唾壺，一刻『臨風珠玉』，一刻『廣袖石華』。見者以爲雅稱。

余用小印有：『絕俗樓書生』、『絕俗樓設色』、『絕俗樓繪事』、『白氏著作權』、『白社版權』、『絕俗樓詩詞』、『貯書』、『寫真』、『寫生』之類。他如『補讀亭』、『傷心別館』、『吾愛廬』、『櫻花島客』、『海燕堂』等。又有『偶逢佳士亦寫真』一印，不常用也。又有『神童絕俗』一玉佩，用壬子年拾遺記中語。及『生逢甲午』、『與梅畹華同年』，則皆以見舛弛之迹也。姓字章最少，僅『吐虹』二字。

隨園愛張得天司寇句：『願得紅羅千萬匹，漫天匝地寫鴛鴦。』以爲絕妙。豫章雪樵居士，秦淮聞見錄，載有蕪城過客，未悉其名氏，贈張大家月香女史十絕。余愛其末首云：『吟

成一字九迴腸，除却溫柔不是鄉。但願他生齊化土，和泥燒瓦作鴛鴦。』蓋皆本於放翁詩。『篋有吳箋三百箇，擬將細字寫春愁。』及趙松雪與管夫人一詞也。

故居近山寺，產筍甚美。余清明日雨，寄京寓詩有云：『君家風味莫輕忘，一夜春雷迸笋長。』君答余清明游三貝子園暢觀樓詩，有『萬疊雲山共寸心』之句。

余繪口蘭口四歲像，題二絕句。其一：『和丸畫荻母恩深，二十年來感不禁，留得鬢髮當日影，此時回憶各傷心。』君五歲已識千字，皆母教也。其二：『總角相逢氣罕儔，論交弱冠事研究，讀書何日同如願，絕俗樓依聘月樓。』余與君各名讀書之樓。

往時作詩每麗而纖，猶有一二欲棄不能忍然者。壬子題畫云：『放學歸來半臂鮮，紙鷲風緊夕陽天，紅繩挂住誰家屋，驚覺春闈一晌眠。』又少女戲貓圖云：『佳人閒坐可憐宵，賴有狸奴慰寂寥，嬌語定知深護惜，教郎莫近是兒貓。』唐婦人爭貓狀：『若是兒貓兒，便是兒貓兒，若不是兒貓兒，便不是兒貓兒。』以上二詩，極類滬市十數年來無賴文人慣作之語，頗風行一時，索是罪過罪過。

乙卯病中遊僧院云：『香花寂寂繞雲房，粥鼓經魚白晝長，自笑生平山水癖，近來多病不成狂。』畫紫菟云：『老笑方干尙補脣，畫師撲朔獨傳神，若教毫社僧前見，恐是聽經菊道人。』食蝦云：『草市烟空晚更晴，清秋八月客情生，銀匙風味誇奇絕，白角衫兒裹水晶。』(白角衫裹箇水晶人)謝秉冲謂蝦女也。月下雲影散亂云：『蔽月輕雲景最幽，姮娥眠處古來愁，相攜紅袖中宵立，影過空階似水流。』石橋步月云：『單衣橋上不知寒，俯視城闌夜火殘，玉軫自攜歸去懶，月中三百石闌干。』以上諸詩，入後似轉勝。又春山二首云：『沐鬢今朝雨色新，洗妝昨夜露珠勻，黛眉螺髻休惆悵，惟有春山解媚人。』『半腰嫩綠草痕新，一額嬌黃夕照勻，他日菟裘來往地，鸞臺名字女家人。』(唐司空表聖知天下必亂，預爲生壙，有女家人名『鸞臺』嘗挈以往來其中)二詩尤板滯，全失絕句高竄婉暢之旨。

總角摯友某君，婚期適其尊人壽辰，余賀以聯云：『觴捧萬年，主人長壽，帳鋪百子，新婦宜男。』字字運用成語，頗典麗。惜解人少耳。又題椽燭(係灑金書絳蠟上)聯云：『深闌



倚紅袖，高閣照青藜，』非少年雋雅文士，不足當也。

口雲口壬子和余蝶詩，次韻有『占盡江南粉一肩』之句。余戊午蝶詩云：『花底翩翩亦可憐，芳魂欲化錦裙鮮。流傳獨有口郎句，——』占盡江南粉一肩。』（錦裙化蝶事，見唐人小說）

俗有風塵三俠圖，謂王仙客，劉無雙，古押衙也。余題此圖云：『塞鴻來去採蘋香，圖畫憑誰共表揚，壯士軒昂露肝膽，美人憔悴減容光，黃衫作事終無濟，紅拂多情本不妨，虞候（許俊）崑崙（磨勒）堪鼎足，一般仗俠爲紅妝。』按無雙事，塞鴻採蘋（奴婢名）均以死成之，其功不可遺也。而向來畫者獨從未添入，殊爲缺憾。故起句云云。又無雙云：『古押衙人間有心人。』又無雙曾服藥死三日，却活。故頌聯云云。黃衫客雖覓得李十郎，而霍小玉終死。紅拂之奔，自云：『越公本不足畏。』故五六句云云。古洪後竟自刎。考其事惟許俊之於韓翃柳氏，磨勒之於崔生紅綃，差相似耳。故末云云。此詩終以題僅出稗官，又詩中逮事太瑣密，不足以登作者之林也。

余在漢示妓云：『文人患太酸，仕客患太濁，獨愛美人心，纖塵不能着。漢皇十月菊花黃，氈車搖搖出名倡，相逢盡道曾相識，眼底誰家遊冶郎。俗物紛紛枉徵逐，錯把明珠當魚目，憐君未遇有心人，他年爲築黃金屋。』覺淺露失醞藉之旨，亦少作耳。

余漢口新詠，大旅館云：『洋樓高聳似蠶房，天際時飄袖底香，十二瑤臺何處所，笑他王母鬢成霜。』大旅館，建築最早，故最有名，洋樓六層如蜂巢耳。多名妓賃居之。詩中結意，謂瑤池老姬耳，不及館中之盡少艾，再轉一意，則王母尚至白鬢，館中諸女又安能久而用『笑他』二字，襯出嬌憨之態；及其迷不自知，可憐可憫之狀，淺人竟匆匆讀過，甚至以爲比館中之老妓，則真癡人前不可說夢也。自古解人難得，往往作者苦心孤詣，彼俗人妄測忽略者，正復不知凡幾？又豈區區一詩之足云。

余少時自輯遊漢草，得詩頗多，刪棄亦不少。火車中望大小漢陽二峯云：『雲裏奇峯歷歷攢，雲車衝破曉光寒，問君千里還家路，惟有廬山不厭看。』韜山道中云：『車輪宛轉徑微通，山外居人尙夢中，臘盡江南烏柏樹，不經霜雪不能紅。』

戊午壽人七十應徵二首云：『華堂遙祝醉顏酡，衆客稱觴後輩多。慷慨千家傳令德，歡娛四座倚清歌。過眉杖瘦名靈壽，隱背枝蟠號養和。欲問高人年七十，近來眠食定如何？』古道真堪重里閭，從容曾接笑談餘。林泉載酒猶乘興，故舊加餐數寄書。百歲懷寬生子晚，一年事簡入城疎。虎頭欲爲添邱壑，畫取名流謝幼輿。（擬託余繪像，故末語及之）

又友人口蘭口尊甫五十應徵二首云：『夙昔鄉邦識錦袍，卽今耆舊主風騷。等閒花月何妨醉，變幻風雲劇覺勞。豪似蘇髯原任達，澹同陶令豈鳴高。預知奕葉門庭大，濟美還看有鳳毛。』自壽詩成出處諧，中年絲竹早安排。一官歸去如無事，五岳平生獨繫懷。共許松筠方節操，彌欣蘭玉繞庭階。侑觴愧我辭偏拙，長願名流體氣佳。』又代人壽某知事云：『閭里爭傳政績新，使君生日綺筵春。洗兵早奏昇平樂，列坐猶題祓禊辰。古本雲烟歸畫史，名區山水屬詩人。願留韻事他時徧，團扇家家替寫真。』（此詩某公命作，適值某地辛酉兵耗之後，又其生日三月初五日乙巳也。故領聯云云）又代女校作，中一聯云：『栽花政美河陽令，獻壽班齊閨苑仙。』此等酬酢詩，最易拘牽庸腐，雖力自振拔作意，但多爲之，必仍不

免。後當力戒之。

幼時作詩，信筆塗抹，後始由七絕而七律五律，七古五古，按年專致力一體。繩尺如此，本極可笑。獨五絕及樂府四言，雖常學步，殊鮮愜意；遑言天才逸發，變化自如耶。故當時自以爲除樂府四言外，獨覺五絕爲最難。今拙藁所存，間爲識者所賞。然殊不敢自信也。至其已刪棄之作，則尤無取者矣。頃過酒舍見壁間舊所題云：『粲粲水中石，當壚恰動情。醉許裙邊臥，應知阮步兵。』時方學唐人，渾不似也。又偶記數首，聊並錄於此。塞下曲：『莫唱折楊柳，休吹落梅花。君言關塞遠，昨夜夢還家。』探騎朝傳警，屯營暮點名。狼烟一時舉，攜劍爲君行。』山中戲寄人云：『題柱人應羨，垂綸我自狂。五君他日詠，應不數山王。』又『世事卿曹了，丹砂我輩尋。憐君渡江志，莫忘入山心。』題畫四首云：『紅粉不勝嬌，蛾眉對客描。曼聲回玉臉，今日是花朝。』微暑褪羅衣，涼風度繡幃。含羞問夫婿，共笑玉環肥。』七夕中庭望，雙星隔歲期。何須先得巧，祇是劇（劇自怨）相思。』落葉滿寒塘，爐熏繡被香。美人臨檻笑，昨夜試新霜。』閨中艷詞：『何事經年別，燈花結轉訛。累儂情思劣，日日畫長蛾。』

『君如玉界尺，妾勝紅珊瑚，畫堂諸女伴，爭欲認兒夫。』繡帶小腰斜，風吹兩鬢鴉，映波自憐惜，絳頰如桃花。』桂葉雙眉好，嬌多不慣嘔，畫工應斂手，妙態自無倫。』諸詩句律多不協，拗折殊甚，存之以當嗚嘯之資。

有兄弟築室嚮西南，乞余擬門額者，余以『西南其戶』四字報之。用小雅斯干考室之詩也。又有居臨河者，亦卽以『秩秩斯干』四字篆（音耕）徽其楣。傳『干，潤也。』集傳『干，水涯也。』

余題出浴圖云：『洛水微波常映步，漢宮香水不濡肌。』石延年詩也。亦自雅稱。

余爲鄉人撰春帖云：『烟花催入宜春字，耕鑿真逢大有年。』又村厖有喪婦者，索余書春聯。援筆作『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澹澹風。』十四字，天然雅切。惜見者少，文士無人經意也。

余舊擬聯中，有「美人名士將軍」云云，久尋出句不得。頃得清代王澤山孝廉云贈友云：『白練裾，黃紬被，紫綺裘，草聖詩，伯酒仙，鄭虔三絕。玉條脫，金僕姑，鐵如意，美人英雄』

名士何偃一雙。』工麗極矣！

己未上巳後一日寄人五律一首，適次日寒食。拙詩有『又逢寒食近，已等暮春初。』已載本集。近字初字本逸。少寒食帖蘭亭序。按杜詩題有『小寒食』之名。方虛谷云：『乃寒食前一日。』沈歸愚云：『乃寒食後一日。』因杜詩中有『食猶寒』句也。但余意寒食次日即清明，何必更立一名。似當從方說。余友口蘭口云：『恐係清明後一日。』其說似極允。并著之以俟考。

曩獲讀小滄溟館詩，極心折。其力厚，其感深，其詞雅而遒也。著者朱寅庵翰，可亭太傅六世孫，武人工詩，神似山谷，力追少陵。上元鐙夕一聯云：『紫桂重樓金鵲迴，黃茅孤驛玉虹眠。』頑豔無比。七古尤可稱。寅庵中年戰死，所著詩共六集，皆自鏤版，甚精。惜世未甚行，由知之者少。當俟識者。按其西行草自序云：『辛丑聞定海警，有策十餘篇。念當事惟裕魯珊可語，扁舟赴之。而定海陷，制府殉節。遂折回，挾其策以遊都下，無可獻者。乃焚之。而西行初逢湯海秋，偕行至都。海秋作浮邱子續編數萬言，言政治得失，其中多與寅庵旨合。』又

磨盾草自序云：『從向提軍征粵西，爲營務處總理，有所謀畫，甚相愛重。旋以公事與李鎮  
齟齬，事詳「征粵紀事」。適奉帥令，楚南軍改從李鎮，乃請於向公，以還桂林。向公悵然，不  
能留。李鎮旋以兵敗，憤而卒。』又枕戈草自序云：『賊攻長沙，寅庵軍與陝軍分守；賊知寅  
庵軍難犯，遂撲陝軍，陝軍二千皆潰。既復撲寅庵營，殺賊數百，湘流盡赤。移守長沙南門，賊  
所力攻處也；鮑愛山提軍委以周理全城之事，八十日圍解。前後接戰殲僞西王□□□，殺  
賊四千餘。時共事者爲鄧□與瞿□，寅庵獨以總理營務，終始其事，叙功之紀，皆由所上，盡  
委功於鄧瞿。後鄧薦膺江南提督，瞿授鄖陽總兵。寅庵所統將士，並升賞有差；而寅庵僅給  
孔雀翎而已。援全州，全人避亂之舟，恃寅庵軍爲衛。既解全圍，殺賊六七百，湘流皆赤。全人  
感其德，頗頌之。』其爲人如此，其詩安得不佳。

庚申二月弔□曲肱先生四絕句，其一云：『登堂悔未識清微，太息鄉閭達者稀，旅學  
孤兒京闕遠，遺言易寶不教歸。』己未七月訪先生未遇。拙詩有云：『小橋斜臥瞰溪流，梨  
栗分行護一樓，聞道清標偏不見，山尺水玉作簪頭。』其二云：『頻年示病厭甘腴，覓得奇

方貌更臞，死亦風流從古少，爭傳誤食牡丹鮓。」（翁宿有吐血症，常以蜜煎牡丹食之，竟以此致死。）其三云：『寂寞偏宜別署開，舊村相望隔塵埃，貽謀最重桑麻業，豈但區區避世來。』（翁命子習農業，結樓距故村數里，徧植梨栗。余舊訪先生詩云：『谷飲巖棲二十春，乾坤搔首尚烽塵，翛然不住開村落，恐是桃源避世人。』猶未爲知先生也。）其四云：『丹青我亦寄清閒，點筆常愁俗未刪，欲問先生真得意，尙留幾幅在人間。』（翁有畫癖，得者珍之。余贈詩云：『虎頭妙畫盡通靈，癡絕揮毫不暫停。我亦折磨心眼手，一生真癖在丹青。』）

左太冲撰三都賦，置筆硯於廁上。歐陽永叔歸田錄云：『錢思公雖生長富貴，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時，嘗語僚屬言：「平生惟好讀書，坐則讀經史，臥則讀小說，上廁則閱小辭，蓋未嘗頃刻釋卷也。」謝希深亦言：「宋公垂同在史院，每走廁，必挾書以往，諷誦之聲，琅然聞於遠近。其篤學如此。」余因謂希深曰：「余生平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——乃馬上枕上廁上也。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。」余亦有此癖，常覺其不能已已，固爲漫爾，而至樂存焉。以此每遭迂庸婦嫗交笑之。彼豈知書味醞醞，遠勝挾菸絲吸之者萬萬也。石征虜廁設香棗，



寇萊公廂上燭淚成堆。古人於廂室，亦有知尚華侈者。余嘗云：『結屋不可無精雅之廂室，艷婢列侍，雖未易致；水匱及書廚二事，不可缺一也。』

□□□好書。嘗有人嘲之曰：『汝終日讀書，如何過得去？』□□亦笑答之曰：『汝終日不讀書，亦如何過得去？』問者爽然！

往年撰換紗謠，有序云：『聞有小縣因抵制日貨，土布缺乏，紗工增價，或逕攜紗向棉莊換之。而其縣官縱意聲色，苛斂不已。因此作謠。』其辭云：『紗換棉花；棉花依然紡成紗。新婦腳車姑手車，（舊式紡車分用手用腳二種。）一燈分照東西家。小縣連年穀價賤，亦不棄擲如泥沙，却怪城中物騰貴，洋貨充斥農民嗟。農民嗟——婦女愁；——絲窠棉麻職所修，助夫辛苦誰能休？』近聞縣官急誅求，庶事龐雜樂事稠，自從正月開燈市，中間生日賓轉投，萬金不惜選歌舞，（一度費至四千金）夜深喧笑爭纏頭。（歌伎與諸伶有爭者）官言「政平與未已，與衆樂樂民何憂？」許攜絲管出闌闔，知音寂寞雙蛾羞。（戲院自縣署聘來，初設城廂，後徧歷村社。數月，以座費不敷始歇。）雙蛾羞——農婦歎：「君肯妖裘學花狙，

(且本字) 滿頭珠翠兼金鑽，一出千人萬人看。還家我獨傍篝燈，棉花價高紗快換。呼鄰共紡亦論斤，百六十錢笑顏算。〔近日紡紗每斤價增至百六十文，向所未聞。〕逾數年有嘉禾某君見之，喜題數絕，中有『此是香山諷諭詩』之句。

婉轉美入，謂之刺諷；譚言微中，謂之滑稽。若唐樂天公秦中吟諷諭等詩，世皆以流易近人爲其體；不知其妙處乃在筆無滲漏，辭義深嚴。非果有纏綿悱惻之心者，不易爲也。余少時感某邑事偶作換紗謠，投之報館，署名兒戲。見者疑爲邑中名士某公之作。某公以俳諧稱，而報館亦因列此詩於諧著，可謂識者無人矣。後有人以問余，果爲余作否？余但曰：『拙詩已不復類此矣！』其人亦莫喻余旨。蓋此詩實率爾之作。平生且不欲效太傅，况敢竊附於俳諧乎？

己未七月十八晚，□□□□□昆仲攜笛見過，同遊西郭，適余病瘡，竟虛夜遊，因示絕句云：『西郭歸來笛韻和，更難二妙共經過。逢秋臥病真成例，奈此連宵月色何？』(□□沿途擲笛而歸，真如神仙中人也。余頻年入秋皆患瘡，今秋起於七月十三，病後連夜月明如

書，負負！）回念昔遊，如在天上；詩辭雖俚，不忍不存矣！

又閏七夕偕□蘭□戲作，兼調其兄□□。頃□□北上，分袂兩次，方能成行云：『一年兩度鵲橋迴，牛女頻逢事費猜！——恰似行人分手後，出門還復入門來。』『不比尋常暫渡河，雲時分手又相過，醉來欲捉雙星問，意外何人喜更多？』再調蘭□云：『銀河經歲繫相思，判袂何妨一月遲？近日天公偏省事，故教天上展佳期。』時□□武昌校假展一月，因全國學潮事，校長初蒞，恐費週折也。省事二字，寫天公亦不免圓滑耳！一笑。

少自先人播遷某城，其地舊時繁麗萃於西南。清咸同時，遭官軍焚燬，樓臺甲第，盡爲瓦礫。城垣被拆，僅存六門，今祇高墩夾峙而已。上坊□□門，久成荒逕，風景尤美。童時輒與羣兒遊釣於此。己未仲夏，復偕龐芙生甄蘭士過其地，將有誅茅之約。踞坐城端，興懷往迹，相顧不覺皆爲已冠人矣！恐此後清遊頓稀，尙不免風塵契闊之累，憮然成詠，并索同和其辭云：『江上荒城半草萊，高原憑弔自增哀，尋常一坐他時憶，淡蕩三人野客猜。龜策何須勞太卜，鶯花畢竟費（一作屬）清才。繁華更說前朝事，六十年來賸劫灰。』

己未秋，某地重修東嶽廟演戲，合請某老宿撰聯，命余捉刀。遂援筆擬門首聯云：『東  
西隴畝，（杜詩兵車行，「禾生隴畝無東西」）戎馬六十年事，（指洪楊之事）一炬荒涼嗟  
往事。嶽牧唐虞，謳歌數千載後，萬方底定更何期？』臺柱聯云：『東南賓主，盛事邈當年，重  
對管絃歌舞。嶽瀆公侯，崇禪還此地，不勝陵谷滄桑。』又後院聯云：『依稀城郭人民，空瞻  
函谷東來氣。如此河山風景，願視嵩高嶽降神。』按廟創自唐代，右倚城堙，規制宏敞。志載  
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神誕，城鄉士女慶祝最盛。清咸同時經亂，城拆廟燬，僅存後殿基，及門  
左明景泰萬曆清康熙重修三碑而已，餘基盡墜作菜畦麥隴，一望蒼涼，人跡罕至。至民國  
戊午冬，有少年頗好事，捐募興建。明年春復釀貲演劇。一時廟貌煥然，裙屐沓至。故老相顧  
歎曰：『七十年來所未有也。』時國事旣隳，強鄰侵脅，政體數變，全國方譁然，故聯中感慨  
係之也。

聞人云：『有曠眺廟者，在山中。廟甚古而無考，不知所祀何神，每年八月十八日賽社。  
各村爭飾及笄女子乘馬列隊出遊，云以樂（樂去聲）神。屆時遠近蓄馬之家，以馬相假，謂

之「馬母舅。」有酒食糕餅之餽。余曾代人題廟聯云：「爰成有象占周易，地古何人注水經。」按易同人：「先號咷而後笑。」又旅人：「先笑後號咷。」水經注：「號亭，俗謂之平咷城，或亦謂之爲號咷城。」號，均平聲。惟廟名係作嘯。先是鄉人乞聯於某公，某公以爲疑，故卻其請。後復命余擬作，余答曰：「號咷與嘯咷，其意當無異。書作嘯，昔人恐村民識字少，誤讀號爲去聲也。」遂以前聯進。嘯字見絃索辯論，惟字彙補收之。又戲成柱聯云：「恥爲阮籍窮途日，想見包胥復楚心。」直是說着要人號咷矣！

余嵌字集句碧落堂聯云：「碧山清江幾超忽，落花飛蝶共徘徊。」上句李白送祝八之江東，下句雍陶美人春風怨也。又有集杜甫越王樓歌「碧瓦朱甍照城郭」及蘇軾二月二十日開園詩「落花飛絮滿衣襟」者，惜嫌朝代相隔太遠耳。

袁隨園愛美人長白，不喜聞人說生子。又性不拘檢，而不解鼻盧，不喜仙佛葬師陰陽家，集中屢見闢仙謗佛嘲偶像嗤迷信之作。作詩不喜次韻疊韻，不善書，皆與余合。嘗有句云：「學書不就求人苦，佳句雙存割愛難。」小生拙劣處，被渠道破矣。近世樊易諸人題詠，亦

多假手代書，隨園又云：『久離祿仕而戚里紛紛誣諉不已。初頗厭之，既乃有悟於物理，變噴爲喜。』其詩有云：『樹堪避雨偏多鳥，水不通河少泊船。』可謂善解嘲矣。余亦有此感，亦不厭人之噪聒。蓋性本慕恬退。拙詩嘗有『自不干名無可怨，人爭識面轉難親』之句。今讀隨園詩，先得我心矣。又其遣懷句：『聰明得福人間少，僥倖成名史上多。』亦與余詩『世上大名終有幸，人間清福得來難』之句相似。其說詩句『選詞如選將，非勝不用兵。』余少時亦與之意同。又隨園五十歲後數染鬚，足見其天性愛好。余他日未知亦如此否。一笑。

隨園詩格，實在蔣趙之下，殊卑卑無足論。然其主重性靈，一革當時餽釘擗擗之習，其功有足稱也。余丁巳十一月十一夜產女，寤生不舉，作五律二首云：『望女心偏切，（余惟愛產女，頗有中郎辨絃傳書之羨。）分明願已償，虛傳吳小玉，暫降杜蘭香，貌喜真吾似，腰憐口母長。返魂應有術，一誤恨難忘。（本尙可蘇救，因余疎忽致殞。）』『月下江流迥，閨中獨淚零。親心何日答，（未生時，堂上數遣人來問。）家難昔時經。墮地原辛苦，生天定性靈。慰情陶靖節，腸斷不堪聽。』曩見小倉山房詩亦云：『余春秋四十有三，尙抱鄒攸之感。今

年六月二十九日，陸姬生男不舉。五律四首。其前後二首，與余作甚似。錄之云：「半日爲人父，三生事可嗟。如何投玉燕，忽又隱曇花。壯髮初離母，長眉頗類爺。木皮棺紙薄，裹汝送泥沙。」老母含愁坐，殷勤作慰詞。道「孫生有日，恐我見無期。」此語何堪聽，全家一味悲。蒼天與人隔，何處問靈龜。」又有「漫說胞衣紫，莊公亦寤生」之句，則亦以寤生不舉者矣。

余畫櫻桃花海棠絕句云：「姚魏由來重洛陽，靈祠玉藥說維揚。他年莫負看花眼，日本櫻花蜀海棠。」蓋嘗謂「余無他事，須至日本，獨看櫻花與華嚴灌耳。」

余少始爲詩，常求能攻我者，無不敬之；至讚我者，亦無不愛之。攻者雖有時不中肯綮，要皆甚有益於我；若讚者苟不確，轉不如攻者之爲愈矣。攻人詩易而讚人詩難也。並世可語此者幾人乎？

昔人云：「三折肱知爲良醫。」詩文亦然。善下箴砭者，必善詩文者也。詩文非至善而好評厲者鮮當矣。或云：「有清一代，議論愈工，詩文愈下。」此殆有激之語，惡時下妄人喜譏彈刻薄者耳。實則清代詩文何嘗盡下？其論詩文法，何嘗盡工？或曰：「趙括不爲將而著

書，當不減孫吳。」余笑曰：「第聞括徒讀父書，不知其能著書也。」

余此輯不欲論詩法。子美寄贈太白云：「何時一樽酒，重與細論文。」此正善論文而不輕論文者之言。豈有李杜而撰詩話貽後世乎？

余性好客，嘗贈座客云：「食苹思好我，伐木愧伊人。」用小雅鹿鳴「人之好我」及伐木「矧伊人矣」句。又嘗自書鹿鳴伐木於座壁左右。亦聊云「迨我暇矣，飲此潛矣」而已。若云「示我周行，求其友聲。」則不才何以稱焉？

溧陽狄平子平等閣詩話：「嘗謂美術之進步，以績法爲濫觴，而書畫不與焉；人心風流之改良，以詩爲嚮導，而書法不與焉。」餘杭章太炎分美曰：「淨麗韻旨芳柔。」其言皆有可備探處。

袁隨園賀陳古愚新婚云：「阮修婚費名流助，張祐才華女子聞。」又「貧士家原須健婦，高人妻亦喚先生。」余尤喜前一聯也。

唐元結以不飲酒者爲惡客。此非謂酌酒反不惡也。余謂今少年場中，每見男子吸捲



菸，女子嚼瓜仁，此真惡客矣。此等物偶拈之亦可，但人宜保持其天然之雅麗；今豈以搖唇鼓舌反爲美態耶？余曾戲擬一絕句云：『人前啓齒漫含羞，頰動頤張苦不休，菸葉瓜仁都戒却，自然醜醜亦風流。』醜醜風流，事見世說。吾人飲食時宜少，豈有習爲佻達，乃藉捲菸瓜子日夕不去手以爲美少年舉止固應爾耶？可笑也。



## 絕俗樓我輩語卷二

美博士杜威曰：『編織一事，可以概括人類進化之歷史。』清淮安萬年少壽祺多材藝，詩文畫之外，兼曉女紅刺繡。余亦喜佐閨秀擘絲剪勝之事。故題詩亦多。嘗有『閒佐紅閨理繡箱』之句。

余觀歐洲地圖云：『乾坤何處是吾鄉，紙上從人說混茫。海水天風夜澎湃，飛航昨夢大西洋。』喜得□□自法書云：『酒醒寒宵思欲飛，十洲三島願猶違，深闕不惜燒銀燭，海外吳郎有信歸。』

□□詩便爾有一日千里之勢，答芙生書一首，意調渾成，去古人不遠。詩云：『久客長安夜，鏡深雁過初，坐成千里思，時枉故人書。遠意勤相念，高懷詠正孤。元龍湖海士，豪氣未消除。』遠意高懷二句，正承故人書來，均指□□而言。此詩所以佳在此。

余答芸史書云：『承示京師看牡丹一律，甚佳。雖置之唐代名家詠牡丹諸七律中，亦須分一席；正恐未必不後來居上耳。我輩語中又得一好資料矣！甚喜甚喜！』其詩云：『紫丁香裏憫忠寺；綠牡丹時白紙坊。勝賞幾人同跌宕（一作杖履）此花開處有滄桑！一年好景無多日，三月春風便散場。看徧長安千萬戶，管絃何限送斜陽。』余次韻奉和云：『五年旅食京華地，幾度看花入梵坊。高士由來偏愛菊，野人祇是學栽桑。洛陽春色真如海，李白新詞最擅場。我向畫圖空點染，苦將花品證歐陽。』永叔有洛陽牡丹花品序，故末云爾。

某年傳聞友人口瘰汀死，余遽擬輓聯云：『得名早，遠遊早，娶婦早，生子早，記昔日閒共幾人評，同學爲君先屈指；風貌佳，舉止佳，文采佳，吐屬佳，問少年竟歸何處去，遣容付我待招魂。』余曾爲君畫像麗都，聯中語語紀實。後始知其訛傳。余已悵悵十數日矣。

庚申春有離婚再締婚於之江者。余贈聯云：『江浙歸來遊歷草，瀛寰移種自由花。』又題宜男圖贈之云：『纖手親煩製繡襦，門前計日看懸弧。老兄倚醉閒多事，替寫宜男第一圖。』今年湯餅定須嘗，賀簡先愁錯弄聾。我是維新談主義，（時方有倡無後主義者，主

義二字可笑！故戲及之。祇應生子笑君忙。』又上元初九月夕送其新婚初別云：『五湖曾說泛扁舟，歸路君今擁莫愁。猶似初逢嬌澀態，憑肩烟水話杭州。（係約婚於杭，締婚於寧，並載甫歸。故云云。）』門對江波倚畫橈。怨儂夫婿去迢迢。旁觀惹我難爲別，燈月新春第一宵。（時隔河方見試燈。）以上諸詩近浮滑，俚句尤多。

幼聞某地謠云：『養麥養麥，三寸開花。我年四十，尙未有家。』又『白紙一張，寫字（本作烏字）幾行，拜托信客，寄給（本作寄到）我郎。』郎在外邊，（本作外身）貪花愛色；我在屋裏安身，不得靠着紡車，供口不活。』二歌音節意境並妙。

清明日晚見城中，隨地棄擲有杜鵑山礬等花，雖未出城，亦知是日爲清明矣。余嘗有絕句云：『山礬躑躅殿春暉，自詫清明出郭稀；向晚殘枝隨處擲，人人帶得野花歸。』又稿，清明竟未出郭，日暮市中拾得山花，戲成絕句云：『祇因沈醉負春晴，誰把花枝撒滿城，認得山礬兼躑躅，漫猜今日是清明。』後作似稍勝。

嘗羸疾，客中雇得乳僮，戲成三絕句云：『上堂初露領螭蟾，老去張蒼意自迷，伏質曾

憐肥似瓠，豈堪齒豁乞刀圭！『羅衣偷解自消魂，鏡下輕摩記指痕。恨殺麤豪王武子，竟教人主詫蒸豚。』遺事何人說李唐，岐王暖手玉肌香，温存却笑三郎拙，但解雞頭得飽嘗。』

余辛庚後每歲有憶花詩，率二絕句以爲常。弱冠前後，藉抒騷怨之作也。其詩瑕瑜互見，惟不忍盡棄，今俱存集中。其尤譎劣者數首，刪留於此。原一續之二云：『歷亂風吹鐸語頻，空庭獨聽太傳神，窺簷狐老依稀見，爲訝來疏不近人。』原二續之二云：『春花秋月儘推移，許傍香巢悵昔時，來去恰如花裏燕，只爭去早與來遲。』原三續之二云：『鬢多釵滑奈君何，自折櫻花記不訛，親見象牀臨鏡立，梳頭曾作美人歌。』原四續之二云：『當日相逢亦偶然，誰知別後倍纏綿，仙源有路回頭誤，祇許天台住半年。』今集中次序已略易，或闕一首。截至甲子，得詩十六首，存集者十二首。

鱸年見劉克莊落梅一聯云：『痛叱山童持帚去，肯留野客坐苔看。』不覺失笑！後來亦有賞梅句云：『呼奴夜換銅瓶水，禁婢朝熏玉鼎香。』則又以爲劉作如村學究，余作不免有執袴氣矣。又金劉著文有句云：『廣酬便合成千首，醒醉寧須醉百觴。』余賞梅詩亦

云：『便可閒添詩百詠，豈因病廢酒千觴。』適與之合，皆俚甚也。余此詩故作豪華語，究竟是詠梅，不是詠牡丹。詩中夜換銅瓶水，禁熏香，添詩百詠，牡丹無此故事也。自中唐以來，此類惡詩多矣。初唐四家尙不至如此不堪也。

馮贇雲仙雜記：『杜子美號詩王。』法國陰格理畫鄂謨加冕圖。余以爲必求詩王，庶幾英之莎士丕爾乎！老杜鄂謨正堪配饗耳。嘗畫莎翁像，系以詩云：『鄂謨加冕國人推，大香山教化持。欲得詩神與詩聖，莎翁杜老是吾師。』『至今遺墓委荒榛，石像雕鐫尙有神。』（莎翁石像及墓，極爲世所保重。）閒殺布衣東亞士，也留長髮學詩人。（歐美詩人多蓄髮。）

余弔某女士詩云：『弱質清才苦自侵，旅魂飄泊感難禁。娉婷廿載悠悠夢，生死三山脈脈心。』（生卒皆在福州。）蘭蕙門前應見忌，蓬壺海外可能尋。最憐萬里還鄉路，（僅一歸□□）來去匆匆淚滿襟。』

學詩不宜次韻，惟昌黎山谷一派又當別論，然亦僅在二公方可耳。至槩樓坡翁者，次

韻尤不能學爾。（坡翁趁韻之才，妙絕古今。無可學，亦不必學。）

拙詩『隔斷紅蓮不見人，依稀香語水邊聞。搗來艇子閒相傍，畫取湘波六幅裙。』此所謂天地間不必有之詩也。

余曩贈客見訪云：『握手何妨便率真，相逢亂後漫含辛。飄零莫說從前事，我亦風塵骯髒人。』又一首有『名士須論品格高』之句。

某年報載粵東沈春雨發表與陳淑君先訂婚約後嫁譚仲達之事。謂女士原有寄春雨惜別辭二首。遂錄之。此亦一重公案也。惜分飛云：『飲馬長亭驚折柳。淒咽寒蟬永晝。憔悴黃昏後。孤燈耿耿尋紅豆。冰雪心情還似舊。重理愁絲萬縷。淚灑青羅袖。情絲永繫鴛鴦偶。』蝶戀花云：『秋色滿庭風掃葉，細雨敲窗燭影時明滅。獨倚繡床愁萬疊。沈郎應解傷初別。寸寸柔腸千萬結。客館淒涼待向嬋娟說。高唱陽關頻擊節。馬嘶蓬戶聲嗚咽。』沈君識其後有云：『往事已矣，誰實爲之？使我祕密之情辭，竟作辯證之證券。是可痛也。』余謂此事三人皆不錯，特難乎其爲沈君耳。



英國在十二世紀能了解社會真義之人，不是歷史家；乃詩人威廉，莫利士，二人。若在歷史家，僅晚年稍微覺悟之格林。

余有『義之作字腕如鵝』之句。出自□稼□先生云：『聞之某先輩云：「王逸少一生愛鵝，取其頸宛轉有力如書家手腕耳。」此說頗新穎，故採之。

『孤艇浮江漢，青春接混茫。』髣髴憶之，不知是何人句。余五七言近體，落句不喜用同一紐之韻；又一三五七等單句，喜隔別用上去入三聲。得之夙悟，自以爲少時用功太纖碎，不敢告人，恐爲人訕也。後見朱竹垞集云：『富平李天生謂「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，曷言乎細？」凡五七言近體，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；夫人而然。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，少陵必隔別用之，莫有疊出者；他人不爾也。』始聞尙未深信，退而驗之，果然。惟七律中八首不符；然考之宋元雕本及文苑英華證之，則皆驗。』云云。按此論自天生發之，竹垞表之，雖於詩道無關宏旨；余近所作詩亦不盡然。第念少時乃有此會心處，又適與古人同，故自喜耳。

余嘗與口書云：『繳還令姊文二卷，極可珍也。綴二絕句，若尙有生前往來小簡，祈并檢示。足下作行狀時，沈痛處，宜切實寫之，毋稍諱，此正文字生色處也。拙文不足增重百一，然表彰淑德，至不可已！足下况在骨肉，尤難恕置。即泉下人知吾輩有此輩，亦當自願潛然矣。』惜其人不足語也。余詩云：『標格端然勝所聞，重泉何處托清芬！那知書客六年後，定汝紅閨手寫文。』『才人多感况蛾眉，玉折蘭摧更不疑！祇惜香魂長寂寞，墓門誰與薦芳卮？』

己未仲冬有直隸少婦，結束作男兒，間關南來尋夫者。被逆旅擲揄，頗受委屈。拂然留三絕句而去。詩意可敬，而詞殊未稱。余因潤色之。嗚呼！異紅拂之奔衛公，疑叔寶之來紅介！思婦樓頭，偏傷楊柳；封侯塞外，但博蒲萄。僕也飄零，有同感矣！其詩云：『深閨自惜鎖紅顏，夢裏何曾歷險艱？薊北江南無信息，從今悔上望夫山。』『桑弧蓬矢力難禁，一曲韓娥恨已深！誰信楚騷幽怨意，夫君不見感余心。』（原作尋夫不見獨傷心）『卷耳懷人化自周，虬鬚我馬歎淹留。漫言南浦春波綠，難洗桃花頰上羞！』（漫言一片章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）

女子始嫁後，稍稔微拂輒泣，此固不關其情好濃否，實數見不鮮也。曩嘗改一女子絕句云：『女伴匆匆競自媒，寄言儂已悔新來。何如一世娘邊住，嫁得情人哭幾回。』原意一字未失也。所識諸年少，偶涉世務，每易悵惘不自得；余常舉似此詩，輒相視一笑！

余弱冠前後，翩翩自喜，曾有憶花詩，凄然成帙，每賦輒二絕句以爲常，亦騷怨之遺意也。現存集中尚多。錄其棄去者於此。初作云：『奇氣天教屬女流，飄零欲訴漫含羞。逢春獨灑花前淚，蝶粉蜂黃恨不休。』『遠堤重問舊遊園，指點珠塵宛尙存。門外如銀滿池水，匆匆曾照兩眉痕。』後憶花詩云：『車馬魚山自斷魂，寂無消息况今番。憐渠嬌小辭家日，狼籍冰壺血淚痕。』『傾盆一夜水通渠，廢圃朝來雨點疎。紅袖伶僮官喚去，阿香何力挽雷車？』續憶花詩云：『歷亂風吹鐸語頻，空庭獨聽太傷神。窺簷狐老依稀見，爲訝來疎不近人。』『當日相逢亦偶然，誰知別後倍纏綿。仙源有路回頭誤，祇許天台住半年。』三續憶花詩其二云：『鬢多斂滑奈君何，自折櫻花記不訛。親見象床臨鏡立，梳頭曾作美人歌。』四續之一云：『春花秋月儘推移，許傍香巢悵昔時。來去恰似花裏燕，只爭去早與來遲。』餘存

本集不複錄。篇中殊多程弱之句，亦不復可得矣！韶華一逝不返，舊事空賦遊仙，悲哉？

俄陶斯道小說中有『據馬車中，告車夫以情婦所在，馬聞之亦引爲大樂。』此何等境也？余喜題其眉端云：『腸斷豔陽晨，魂銷綠水濱，誰能騎駿馬，端去訪情人！——駿馬應同樂，情人尙帶嬰，娉婷兼騷擾，欲換總悲辛。』恰似初晚唐人手筆。

蘇俄政府聞爲神經過敏之兒童，新設一極堪注意之學校。大抵在天才與狂人之間，有密切類似之點。故對於此類兒童，一起便教授音樂繪畫雕刻作詩。不僅教授成績甚好，且在改良兒童神經系統也。

聞人唱粵西謠，有劇可賞者，錄二首於此云：『妹會哄，十回哄來九回空；——哄哥麻監裝得水，哄哥拿網攔得風。』不是哥妻喊不應，不是哥雙喊不聽；——急水灘頭放鴨子，越喊越去越傷心！』音節意境並妙，非尋章摘句者所能幾及也。

子虛賦：『皓齒粲爛，宜笑的嚦，長眉連娟，微睇絲藐。』余嘗用以題畫，真覺其刻畫盡致也。

□□□師母哭高菴妹云：『孤燈耿耿照愁人，萬疊愁心鬱未伸，往事不堪回首憶，夢中相見苦難真。』『金蘭昔日偶相逢，仗義何人患難中，生死交情餘一慟，湘筠不比淚痕紅。』語語真摯。

余代□□□師母輓其寄母高孺人周氏之喪，蓋距其寄妹之歿僅數月耳。聯云：『一千里夢斷江關，滿地干戈擾攘，望櫬槍未掃，故國增哀；途使征途常梗，歎至今擾攘未休，攬鏡自憐，畢竟報恩無日。二十年親如骨肉，箇儂身世零丁，幸母妹相依，閣門推愛，那堪噩耗頻傳，念從此零丁彌甚！舉觴遙奠，惟應抱恨終天。』此庚申九月十七夜枕上所擬，當時神會，亦不自知其何以有此也。聞其寄父□□□先生之家人云：『先生得聯時痛哭累夕，家人轉相疑詫，不知聯中係作何語，竟使先生悲懷至此也。』先生書來，亦自云：『讀之悲梗不已，信乎文之能感人有如此耶？』

我輩語中久不錄他人之作，便覺此書遜色。頃檢□美生稿數首，其一□□女士主持某校十五年，始終如一，成績斐然可觀！久爲社會所信仰。近偶發遊湘之興，遂決然辭去；學

生環請留任，至有淚下者，足見其待人之誠，學生悅服有素也。於其行，爲書梗概，并係詩云：『茗茗女中英，巾幗而鬚眉。學風賴以開，化雨惟其時；教育十年來，親如母撫兒，名譽溢女界，稱號宜女師。一旦堅辭去，出遊湘水湄。遊湘弔湘君，黯然切心儀！不礙柏舟汎，還廣檜楫詩。依依羣弟子，得無傷別離。』詩中『遊湘弔湘君，黯然切心儀』二語，真傳神之筆也。又其尊人口口先生集句贈聯云：『秋水爲神玉爲骨，山礬是弟梅似兄。』亦非師母不足以當此也。其二送人赴滬云：『江柳新青江水流，舉杯聊勸醉方休。黯然又聽陽關疊，故國他鄉相對愁。』君去真教冀北空，錦城遊屐歎誰同。癡心尙有嬌桃李，深盼春風化育功。』豪情更有女元龍，濁酒新詩氣自雄，不詠飛蓬斷腸句，扁舟共唱大江東。』年來愁病困鄉關，破浪乘風付等閒，莫遣離情如逝水，雲中勤寄雁書還。』又其尊人亦有同作云：『又唱驪歌展道謀，匆匆行色錦江頭，多情最是東流水，遠送行人海上遊。』此去無須更問津，征途依舊歲華新，同行喚得閩中友，縱是離家恨未真。』畫興詩情兩自豪，往還會不薄兒曹，論交我亦忘年友，爲盼登龍長價高。』老去心情作別難，聊將兩字祝平安，報書有待挑燈處，風

雨鷄鳴夜不寒。』

相傳柳如是不過一黑臉矮小女子，潑辣異常；並非姝麗婉雅也。出身女閭，易男子裝，夜自奔錢牧齋尙書，仍蓄面首二十人，卒能以節殉尙書。人重其晚蓋；余則覺其一生行事，無一處不可重也。此語不足爲拘拘小儒道之耳。某年旅泊海虞，曾繪其墓，并系以詞，頗致推許。見存集中，複載於此：『問前朝幾編青史？紛紛毀譽休數！紫袍烏髻會相訪，便抵衛公奇遇。時非主！——算空老庾郎蕭瑟江南賦。歸來閒住，賸吾谷霜林，尙湖烟艇，曾是共吟處。千秋恨，都付絳雲一炬！才人身後酸楚，新燭况遺逢豪族，一死尙書知否？空惜取，——向荒逕蘼蕪小塚傳繚素；桃花低護；正夕照鋪紅，東風裊翠，腸斷更無語。』嗚呼，在當時必欲致之死地，或遇之亦不以爲奇，且加魂詆；及已死千百載後，乃反傳爲風流佳話。世類此者，蓋比比然矣！可勝道哉？

余有輓口母吳太孺人詩六章，頗以纂組見稱。詩云：『人間萬事似須臾，小劫興亡歎白駒，坐看揚塵到東海，忍將消息報麻姑。』（生於清，卒於改革後。）『斷機泣杖母兼師，婚嫁

勞勞獨主持，屈指門風誰比數。池塘春草一家詩。〔哲嗣□□□□二君，並有鄉譽，號稱二□。〕後代毋忘祖德陳，含飴親見弄孫人。傳家石硯須珍重，無復高年話苦辛。〔世守詩禮。諸孫咸駿駿嚮學。〕婦學千年料可傳，買書不惜質釵鈿。琅琅上口翻惆悵，病裏班昭女誡篇。〔女孫並知書，有肄業於余者。〕門下門生迭起居，蓼莪同廢感何如？春風滿縣栽桃李，何必河陽奉板輿！〔二□君教授閩里將十年，門生至數千人。長公□□習法政，現充某地推官。〕輓歌哀感屬名流，道上行人聽亦愁。愧未生芻稱弔客，漫勞高士比南州。〔時余方蟄居，未往會葬。〕篇中隸事頗斟酌，如『人生忽忽如白駒過隙，』本呂后語。麻姑事見顏真卿仙壇記。漢明德馬皇后云：『吾但當含飴弄孫。』分甘抱孫，王羲之事。今人含飴分甘，并爲一談矣。班昭疾在沈滯，而作女誡。年七十餘而卒。王褒門人受業者，並廢蓼莪篇。郭太母憂，徐穉往弔，置生芻一束而去。林宗曰：『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。』詩必多注，便非佳詩。故此詩余殊未愜意也。

壬戌東邁，某丈餉詩四絕，丈亦嶽奇歷落人也。足跡未出里門，而豪邁愛士，且喜美饌，



亦有同嗜。賦詩報之云：『故國分明別恨同，申江此去惜匆匆，眼中珠履何須數，相賞髫齡有此翁。』元龍豪氣古今稀，留滯平生與願違，未出里門人不信，爭詢四海幾時歸。』質廡梁鴻亦可哀，相隨舉案婦無才，瀕行却憶誇精饌，未及邀公把一杯。』月旦評成詫一州，眼前百事不勝愁！時人碌碌真奴輩，肯許狂才自我否？』

拂水山莊贈江寧流寓者云：『滄桑流寓隔塵寰，白下何須夢裏還，贏得閒居清興足，尙湖烟水劍門山。』閨中省識馬江香，謬賞慚余漫自狂，（其閨中亦知書畫，余問吾谷馬江香遺墓，有中年婦人爲余備述之。且極賞余所繪馮鈍吟墓圖，及題畫詩。）風雅一門堪快意，文姬他日繼中郎。（所生僅一女八齡。）』

余常熟寫生紀事云：『湖水山光約伴行，熟梅天氣雨初晴，個儂自愛江南好，白帽烏韓學寫生。』

東坡少年出峽時，意氣甚盛！其詩有云：『鬻鬻好名心，嗟余豈獨無？』紀曉嵐評云：『真語轉高。』余弱歲浪遊，亦有句云：『肯近時名本自狂。』倘遇東坡曉嵐二公，當相視一笑。

曩題朝鮮閔妃畫像云：『黍離誰復憫宗周，獨遣佯狂萬古愁！杜宇春魂精衛血，人間補恨竟無由。』果使三韓奉版圖，偕亡胥溺定何如？笑談難解麻姑意，閱到滄桑淚滿裾。』

少以詞呈虞山張燕園先生鴻，頗荷激賞，以爲『頗有白石意境，清妙婉約，不同凡響』。

又謂『若加以夢窗之澀豔，清真之柔厚，則可與鹿潭仲修抗手矣！』率率勞悴，有負期許。

實多。先生曾有登虞山次和余滬上重九日之作云：『平原一望莽（平）蒼，冷紅楓舞秋堪數。繁霜入鬢，峭風吹帽，年華先誤。况更高寒，棲鴉倦雁，投林歸去。問擊雲心事，渡江意氣，都付與醉邊語！極目天涯何處？剩叢茅白藏樵路。黃花待采，晚香落盡，枉拋辛苦。剩有空山，木犀開否？禪房幽旅。把茱萸子細看時，斜陽半江吞吐。』先生本出世閥，早歲擅詞，與同邑黃摩西先生人（字夢閣）齊名。清季自朝鮮領事府卸職歸，遂不復出。觀前闕慨當以忼，可以想見其生平矣。

玉屏居士口口口任教金陵大學，年少敏慧，儀止修潔。所娶富家女，有廢疾；玉屏頗有難言之隱。嘗以詞就正，且堅約余同居金陵，以便日夕相資之益，余竟虛其意也。其荊州亭

一詞云「鸚鵡漫多言語，賺合無情兒女；一對可憐蟲，從此錯聯鴛譜。憐汝偏將恨汝，佳侶翻成怨侶，鍊石補情天。借問媧皇何處？」余和之。玉屏屬題其像，戒作時下俚語，而余仍不免「這箇」也。玉屏當復一笑！「這箇少年我認得，胸懷朗潤貌淵默，斗量車載彼何人，願君却化身千億。」末句恰言小照也。

玉屏詞風骨尙未成，因其已不幸短命（以腸瘤剖腹死於客次）爰並存之。可傷已！  
和余陂塘柳云：『黯蕭條，一燈如豆，臥聽簾外風雨。夜江無限淒涼意，獨客自吟愁句。曾幾許——早蝶舞西園，又燕飛南浦。年華漫數，歎芳草含煙，天桃無主，倏忽送春去。風流事，轉瞬皆成千古！佳人才子何處？珠光鬢影當年態，都付入漁樵語。休記取，傷心是年年作白門飛絮。韶光暗度，恨寶鴨香沈，銀釭花落，此恨向誰訴？』

□蘭口客白下時，嘗自度乳鴉啼曲寄余，中有：『東風嫵媚，壓晴簷無邊晴翠。』及『倦羈旅，但何物江南，偏留人住』之句。余深喜之！

岳州城北門內有小喬墓，上有女貞樹，古色蒼然，紫藤施其上，花時如垂瓔珞也。墓門

小喬墓三字，適秀可愛，爲陸伯葵學使寶忠所書。旁有懽軒，長廊宛轉，繚垣玲瓏。軒名取孫策謂周瑜，『二喬雖流離，得吾兩人，亦足相懽』之意。余行江南所見美人之墓，秀麗天然，無逾此矣！軒中題聯甚多，殊無佳者。余擬一聯云：『國色相逢，英雄訴與流離恨。兵書罷讀，魂魄應愁鼓角聲。』本事皆未經墓上諸聯徵引，惟兵書云云，出自稗官耳。末指湘中兵禍無已也。

余遊巴陵，有村鎮，洵余撰春帖云：『歲時荆楚，風俗義皇。』頗雅重。又行岳陽樓下，見大宅門書『春光九十，氣象萬千。』亦典麗。又余爲鄉農書一聯云：『烟花催入宜春字，耕鑿長逢大有年。』則羌無故實矣！

近見有人自云：『近今聯語多失之庸失之易，自梁章鉅後，應革命久矣！湘鄉不作，殆無餘子。』云云。至爲小喬墓所撰二聯，直堪噴飯！聯中言詞不倫，乃自詡爲新學，真可笑也。凡避去陳熟，又措辭自然，則無不脫手如新。運用新名詞固不礙，仍有極佳者，但非淺妄人，所可輕議耳。

莫愁堂聯亦多而鮮佳者。僅許振禕云：『遺老空聞龍瀆語；莫愁好作石城遊。』李松雲云：『一種湖光比西子；千秋樂府憶南朝。』二聯尙佳。

柳夫人墓在劍門拂水巖下，錢尙書墓西百步許，斷碣三尺，題『河東君墓』四字。桃柳繞之餘無一語，亦不着寸椽。最好西泠虎邱，真疥癩耳！

曩平陽李方，不知如何，逆億余必能詞。旋以詞二闕錄示。有某女士自謂一見便能背誦也。水龍吟云：『江湖滿地皆秋，不禁人亦隨秋瘦。濃霜禿樹，淒風捲地，銷魂時候。樓外斜陽，天涯芳草，王孫去後。想佳人消息，朝朝暮暮，菱花裏，眉峯皺。孤館夜深涼透，最難堪，鏡搖紅豆。敲窗桐葉，無端驚斷，歸魂一縷。夢覺此身，依稀猶在，門前烏柏。且慙慙喚取，濁醪紫蟹，爲黃花壽。』念奴嬌云：『江南作客，數流光又過一番重九。細雨斜風人憔悴，魂斷蓉前桂後。峻峭詩肩，蕭疏鬢影，半共黃花瘦。登樓極目，河山歷歷，依舊屈指如水年華。煙消雲散，更不堪回首。重疊愁城牢不破，任彼濁醪十斗。幾曲闌干，一襟殘照，飲恨君知否？個中滋味，此心只好甘受。』

李方他詞未盡工，亦傷其已死，並存之。滿江紅滬上懷歸不得云：『黃浦江頭，曾有客思歸。正苦歸未得，嶺梅空憶，歲將云暮。明月依稀還似舊，伊人彷彿長如故。祇風心有約已相逢，猶羈旅。傷飄泊，江南庾；悲離亂，浣花杜。况中原落日，時聞鼙鼓，壯志早成寒夜燼。功名視若隨風羽。空指點天末是吾廬，頻延佇。』方字曰『無隅』，號『太寥』。貌寢甚，頭尖目凹，如猿。人但一見之者，必不能忘。余曾爲寫照，君珍之以爲酷肖也。一夕以病卒，遺藁無可朝，旅櫬不能歸，余頗惡焉！才華如此，窮愁如此，安得不速死？惜哉！

太寥生能新詩，勝人已什伯。其舊詩詞頗不多。余曾見其自題兒戲圖二首。踢毬子云：『昔聞神技有承蜩，今看兒童學競跳。秦岱鴻毛原一例，只緣眼內太寥寥。』捉迷藏云：『一巾障眼輒迷途，坦坦中庭夫敢趨。的是兒曹才識淺，詎知大地本無隅。』末句各嵌作者字號，泥然無迹。自抒抱負，尤見玄解。嗚呼！以此等題而有此詩，宜其欲遇識者而愈匪易矣。

檢行篋復見方二詞，爲之惻然。浪淘沙云：『風物太堪憐，暗換流年。清狂自昔愛樊川。欲向枕邊尋舊夢，夢已如煙。對酒也徒然，此恨綿綿。人間天上總情牽。諳盡相思滋味了，

『月照孤眠！』好事近云：『清夜已三更，樹上棲烏啼絕；個個離人戀夢，閒却中庭月。休將往事細思量，往事何由覓？自是伊人隔水，只此情難說！』亦頗平順無疵。方新詩集曰：『梅花，』其師廣陵朱佩弦自清力謀爲之付梓，聞將有成議。余亦常耿耿，恨力未逮焉！

余擬題巢居閣一聯云：『湖山隱後家空在，煙雨詞亡草自青。』蓋本出藝苑雌黃，張子野過和靖隱居，有詩一聯云云。（卽上聯）注云：『先生常著春草曲，有滿地和煙雨之句。』云云。』

又和靖句：『水風清晚釣，花日重春眠。』亦可爲楹帖。總之此等勝蹟，最患疥癩，亦最易疥癩，不可不慎之又慎也。

余癸亥春遊花鵑，其地負湖山，恰當靈竺之後，幽蒨已極。心篤愛之！名賢詩話：『和靖書孤山隱居壁，『山水未深猿鳥少，此生猶擬別移居。直過天竺溪流上，獨樹爲橋小結廬。』按此則今人爭羨君復孤山之隱，而不知在君復當時尙不免有『入山不深，入林不密』之慨。高賢之迹，真可望不可攀矣！余遊花鵑時，尤愛所謂『眠雲室』。（現僅『泥守

之。他日果遂卜居之願，擬卽用君復詩話，顏之曰『小結廬』。未知江海飄遊，果有此勝緣否！

李方又有詠梅花句云：『殘月角聲吹乍起，有時驚落兩三花。』其風神逸然矣！

任詢句：『蘇州女兒嫩如水。』近人楊苦山用此詠水仙云：『到處女兒如水嫩，教人再不憶蘇州。』

裴黛痕女士，文達之裔。嘗以詩詞就質，多可采者。惜余方戒結習，未暇與之細商榷也。次張冰如女士月夜感懷韻云：『涼生翠袖不勝寒，欲寫秋容下筆難！客裏光陰添悵惘，窗前幾見月華圓？』暮春懷素英姊云：『兩心相印憶當年，小謫塵寰各自憐！莫向花前思往事，更逢花落一潸然！』五月四日風雨甚橫，塔下月季爲之狼籍。調寄蝶戀花云：『莫恨芳姿難久駐，繫遍金鈴，不繫春歸去！一種惜花心，枉訴淚兒彈，向無人處。豔質易生風雨妬，縱不離披，相賞難朝暮。開落總憑春做主，是空是色，誰能悟？』懶調寄鷓鴣天云：『窗外頻聞燕語柔，嫩紅嬌綠漫盈眸。惱人天氣春將暮，幾日簾波不上鉤。臨寶鏡，黛眉愁，半偏雲



鬢懶梳頭！惺忪病起，渾無力，花落春風倦倚樓。

黛痕又有蝶戀花偶感云：『悵望雕欄天又暮，小立開塔，寂寞憑誰訴？蕉葉欲題無好句，畫簾暗捲廉纖雨。苦恨韶光留不住，屑屑騷騷，只把秋聲絮。更有鄉心難吐處，離魂亂逐飛鴻去。』則真妥貼極矣。

癸亥爲常州李靜珊貞姑繪遺像兼應其姪麗成徵題六絕句云：『一門風雅舊曾聞，閨閣何人最出羣？早把才華收斂盡，祇將事業播清芬。』（常州李氏，舊家也。歷世多隴文之士。女子亦無不知書。女士甫十一齡，隨宦閩中，從百里卞麟臣先生讀。師命屬對，有『半夜二更半』之句。輒應聲曰：『中秋八月中。』師拍案稱絕！）『九死餘生劇可哀，風波歷盡志難灰！束身圭璧原無礙，了了人間一去來。』（十三歲曾護弟妹飄流海中。其平生瀕死者凡十次。以盡力家庭教育，致身社會事業，遂終身不嫁。）『國弱民貧孰解懸？翻憑女手奮空拳！瀕危尙肯拋心力，何不多教活十年？』（女士死前數日，忽告其友陶奇女士曰：『究竟社會事業，是否應令我一女子獨負其責？』又謂『吾卽多活十年，亦無非爲社會多盡一分心。』

力而已！』鬱懣不類其平日之言。』『乞巧空逢織女機，夜深刀尺響屏幃。聘錢未借偏逋負，枉爲他人作嫁衣。』（女士工繡，歷賽各國均獲獎。而所辦各校，虧墊至四千金，嘗藉鍼黹，以佐校款。身後篋中無一冬衣，僅書帖數種及殘繡譜而已。）『緬想音徽尙黯然！一生讒忌勵清堅。關心婦女謀生計，遺緒飄零仗後賢。』（女士手創各學校，尤注重女子職業教育，爲我國謀女子職業教育之先河，極爲黃任之諸人所推重。今由其令弟繼掌校務。）『負我何曾我負人！迴黃轉綠幾番新？平生我亦傷翻覆，却借丹青爲寫真。』（女士謂『自問爲人一世，祇有人負我，我無媿對人處。』疾作時，視物始覺生綠，繼轉黃。此卽不起之症矣！歿後令姪麗成屢催余寫真，信使往還，不遠數千里。余不敢造次，越二年始報命。女士享年四十云。）此詩真不能不用注，抑已不能謂之詩矣。費纂組如此，卽能工，亦僅可謂之韻語，不能謂之詩。詩非如此等謂也。故應酬詩卽所關頗重，亦萬不可作！但如李女士者，余又安可無言哉？

裘黛痕自署冷香館主。餘事亦好音律。所寓與余咫尺。某君與之同學畫，旣聞其遷去。因乞余介贈一詩，余笑置之。今某君死矣，爰爲存之。詩云：『清歌見說駐行雲，才結芳鄰恨

乍分。從此寂寥空對月，不教簫韻隔窗間！又另一詩云：『偶耽清詠卸妝遲，玉軸牙籤手自披。夢醒秋燈誰問字，風吹梧葉入書帷。』後一詩實較勝，女士來偶見之，意似怫然！

又李太寥亦有題冷香館詞一絕云：『詞宗北宋推清照，女史西泠有淑真；漱玉斷腸今已矣，風流端合讓斯人。』雖爽健，終率易，且推許太過，實未免多事矣！

黛痕詩詞，皆得之母教爲多。曾錄示其太夫人之作。如律詩有『階下並頭花富貴，簾前百舌鳥聰明。』足見一斑。又浪淘沙冬夜圍爐云：『簷外盪回風，鐵馬丁東。一窗燈影暗搖紅，團坐不知寒氣重，詩興偏濃！把酒碧浮盞，醉眼朦朧！支頤靜聽五更鐘，不覺夜闌人已散，月到簾櫳。』

李靜珊女士之詞，居然老作家也。蘇鸞遮詠絮云：『早抽條，遲作絮，不見花開，只見花飛處！繞砌縈簾剛欲住，打個盤旋，又被風扶去！野塘村，芳草渡，離却枝頭，總是傷心路！願趁殘春春不願，葬爾空池，恨結萍無數！』

海門張冰如女士，見示詩詞多首。其詩有『皈依淨業常佞佛；悟徹前因豈怨人？』之

句。其身世亦可傷矣！秋夜感懷調寄滿江紅云：『悄倚匡牀，布幃冷透西風急。更那堪寒衾獨擁，殘燈明滅？舊約已如流水逝，新愁疊疊如山積。聽孤鴻，天半一聲聲，添淒絕！』思往事，空陳迹；憐別緒，淚珠滴！恨韶光如箭，蹉跎歲月，顧影自憐雲鬢改，蒼茫身世憑誰說？嘆今生，事事不由人，嗟何及？』詞格雖不高，亦復哀切動人也。

浦東朱天梵，少以詩詞書畫金石諸藝擅才子之目。中年不免紛紜，才華稍稍斂矣。其天梵樓詩有云：『玉簫抵死勸人愁，吹斷東風雨未收。吟到黃河新樂府，一時楊柳盡低頭！』致可賞！又『別有靈音非竹石，微微天梵趁風回。』『閒來寫幅長松影，便有高樓謾謾風。』湘陰彭曉山贈其詩有『收拾風花正要才』之句。不虛也。

天梵尙有摸魚兒一詞，題河東妝鏡。注云：『鏡有銘曰：「照日菱花出，臨池滿月生，官看中帽整，妾映點妝成。」』詞稍弱不錄。余又見君喝火令云：『照眼花成國，傷心佛是家。鬢天悟後月將斜；一陣仙風吹夢落無涯！心路穿明月，情光鎖嫩霞；東風瞞過斷腸花，獨上遙天，獨自哭年華。獨向金燈影裏深夜禮瑜珈！』心路情光，煞是累句，末數語自驚拔。君亦

有句云：『都將窈窕春前夢，付與玲瓏悟後禪。』殆是謂也。

嘗戲摘女生杜拓青日記中語成一絕云：『更無人草太玄經！問字雲鬟漫涕零。室中人遐勞悵望，沿塔芳草爲誰青？』蓋重過余講舍見懷也。

癸亥夏聞有爲余乞籤於遊帷觀者。籤中有『因清坐廢』之語。因漫成一絕云：『尙荷關懷禮玉真，遊帷觀裏暫停輪。因清坐廢吾何患，愁說當年賣韻人？』又某年余借住某寺，嘗自乞得一籤，讀之驟然竟曰：『略易數字載於此云：』『蘭舟相趁芰荷深，露冷風清恐不禁。待得陂塘采蓮子，不知苦到幾重心？』此籤今竟無驗。蓋余結習如此，每足迹所屆，輒愛索亂語籤詞，藉爲調讐或遊戲之資，非果有乞靈於仙佛也。聞人言西湖月老祠籤頗奇中，（籤詞尤雅。）余屢過未往也。

余癸亥望江州曲十六首，乙丑嬉春詞廿七首。語多騷豔，調亦激楚。頗自珍視之，惜不生六朝三唐兩宋以前；茫茫千載下，賞音者誰耶？

桃源聶景孺櫻花館詩話，所載盡日本人所作古律體詩。余不知撰者果住有此館否？

抑在日本？在桃源？顏何其可愛也。余舊有移種日本櫻花簡武陵所知云：『佳種移栽向海西，麻姑只解詫桑畦。桃源若變櫻花島，古洞仙人亦自迷。』

後世就詩論詩，故詩法益弊。詩之本，不在含毫弄墨間也。

廬江口上口與余同客滬上，病後挈弟婦輩將歸，頗憂中途多匪，余風雨中送之江邊，破涕爲笑，以慰其意。時桂林江訊軒太守，亦避兵在滬，頗器重君。於其行也，獨惓然動懷，故余詩及之。因并乞太守同和。余詩云：『浮萍聚散亦堪哀，風雨江頭暮色催。猶是寄人籬下地，笑談誰識避兵來？』喪亂頻年疫癘多，餘生君已起沈疴，時危命賤生何益——試聽新豐折臂歌。『擾擾何堪賦式微，臨歧一老獨沾衣。歸途且莫憂羣盜，猶有流離未得歸。』桂林禁亂較皖尤甚，不可居也。『飄零書劍到天涯，多累憐君數口家。我已孤遊甘不返，河源荒渺更浮槎。』江公詩送□□和白君韻并示兒子云：『北風吹水角聲哀，歸客匆匆歲杪催。僅送臨歧兩行淚，多君矜誦有詩來。』（原作有一老獨沾衣句）『流離骨肉本無多，垂老頽唐但養癯。客裏頓增肝膽氣，笑看雙劍欲高歌。』爲羣拜紀此風微，古道偏存兩布衣。亟語

蓬頭王孺子，好分遠志換常歸！吟詩作畫卽生涯，並世成名幾大家？愧我荒蕪更飄泊，散收詞句署浮槎！太守自署其集曰浮槎館詩。故末句云云。旋復和四首。知老懷深矣！不盡錄。

癸亥奉和吳缶廬贈詩云：『鈍根自愧負韶華，結習難忘漫見誇；從此塵埃渾不着，只宜丈室散天花。』（指公贈書樓額。）揮毫想見興軒騰！諸老風流作壽朋。先生腸胃皆冰雪，詩思何須向灞陵！原作：『論詩白也見風華，續事吟邊信足誇！何處塵埃還避俗，四禪天外一闌花。』天在抱時存故我，雲無心處得高朋。匡山歸去書還讀，滿地江湖笑杜陵。先生後屢自謂其詩不如余。質之江太守亦云然。滋可愧已！

昔傳佛墮地而有『獨尊』之話。長老謂余『生而岐嶷，殆有夙因』云云。余自襁負入塾及冠，固皆未嘗作第二人想。嘗有詠柳詩云：『笑我光宣後來士，不須柳汁染藍袍。』卽古人『讀書二十年，胸中不能忘狀元二字』之意義也。狂則狂矣，而入德則難矣，可不懼哉！平生爲詩絕不主一格，亦不規撫一家；既略無師授，頗以此自傷，亦復以此自喜。蓋幸無謬

種流傳致以訛傳訛之害也。至其觀摩之資，則初頗辨香少陵十年。近始解涵泳風騷。若於太白，則以爲不可學，但可似之耳。今知凡此皆猶未能自廣；爲文各有至處，實不在章句筆墨間也！頽頽千古，惟求乎己，余不謂之妄言也。嗟乎！誰可與語此哉？年來康南海先生吳缶廬叟數以太白見况；此其言信否？余不能知。要未可以爲真知屈生者也。悲夫！古人云：『但得一人知己，可以無憾。』誠不敏，並世既相賞有此，故不妨聊發狂言耳。至我輩語中自錄諸作，則真『恐此金石，非中宮商』者矣！擱筆省覽，慚恨滿面；直可土苴視之，不足存也。

江公屢索觀余集，有『却步』之歎。過從既久，情好愈敦。至相呼『忘年之友』，謬許『傳世之人』。余惟俯首無辭而已。癸亥除夕呈詩有『風塵賴有鬚眉氣，文字真同骨肉情。』『世無知己誰青眼，公肯憐才已白頭。』及『已分飄零同過客，何堪珍重許傳人』之句。先生皆爲之感歎泣下。其次和四律，并錄於此。云：『日昃寧堪鼓缶歌，高才相引入詩魔。自憐身世鳩同拙，莫問門庭雀可羅。漂泊驚心星曆改，窮奇變態物情多。分明聽到南山矸，長夜漫漫奈汝何？』曾聞牛耳主文盟，自署何妨太瘦生。躡屣匡廬騰逸興，題襟漢上見風情。羞



將白紵當筵舞，笑問黃河爲底情？如此才華仍磊落，憑誰持贈短歌行。（原注：君自署太瘦生。老杜短歌行與君情狀頗相若。）垂老何心別故邱，亂離情事怕推求。感時屢見花濺淚，說法寧聞石點頭？三管荒涼資寇盜，十年興革問名流。漫云當軸無長策，不惜驅狼與虎謀。『悲歌獨自見精神，譽我翻忘著作身。（原注：君有詩文集，多可傳。）卽論西江宜嫡派，本來南國有詩人。萍踪乍合渾如故，梓舍能因不失親。慚愧面牆曾督課，（原注：謂五兒。）相師久已讓當仁。』

余覓得有新意齋詩，筠州彭伯丹侍御之作也。桂林江詠軒太守極賞之。因言詩中獨屢致慕西澗，何竟無一言及可亭相國耶？余獨惜其詩中未及爲其鄉賢二陳表章耳。後數進見，太守輒謂余詩實勝伯丹翁。吁，可愧矣！因題丹翁卷尾，并呈太守云：『滿懷詩思伯丹翁，獨慕騎牛西澗蹤。高詠寂寥三十載，瓣香豈敢競稱雄！』著作應須重二陳，（明陳邦瞻著宋元紀事本末。陳汝錡著甘露園長短書，並筠州人。）偶然無語及先民。豈能更費閒時筆，眼底中朝第一人。』太守次和云：『清才雅調一詩翁，高視眉山繼絕蹤。若能縱橫馳犖

論。後生筆底亦沈雄。〔原注：特御詩有蘇韓風格。君於御史爲後輩，其詩尤長於議論。筆亦健甚！〕別開生面去膚陳，一集長留付手民。讀到東堂西澗句，步趨還望後來人。

甲子上已招請江先生飲於半淞園，出舊作龍華紀遊詩就正。先生次韻云：『漢苑隋隄盡蔓烟，尋芳何處話樽前。半江儼拓春申地，三月難忘上巳天。觴詠風流吾輩共，林泉幽興幾人憐？行行合作桃源看，相率題詩不記年。』先生又有拗體疊韻一首，末句云：『垂青獨有風前柳，爲歌金縷憶當年。』意以此見况，翻令余惆悵不勝矣！余原詩有『歸燕落花寒食路，牧牛芳草夕陽天！』二句。先生極賞之。

江先生尙有春草疊韻四首，曾以見示，頗用自愜。因刻意鍼砭時事，故不錄。——時人不足鍼砭也。中有『青袍不分仍如舊，碧玉何曾竟化烟。』及『况兼野火原頭入，合向春風陌上迎。』庭院無人餘鳥跡，池塘有夢亂蛙聲。『采到葑原不薄，香分蘭茝竟無多！』之句。

## 絕俗樓我輩語卷四

余曩有女學篇，應徵壽楊母邱氏，粵人也。聞其在故鄉，獨力捐貲興女學，祇此已足稱矣。爰作是篇。其辭云：『周官重婦學，女子敦四行。九嬪掌其事，內職存儀型。國風首后妃，教澤重葩經。下逮宋韋母，絳帳傳諸生。蠶生所受書，伏女堪師承。班姑迨衰老，女誠尤丁寧。邈邈歷千禩，古詣已無徵。所幸閨閣姿，藻饋猶可稱。降及輓近世，女權爭勾萌。第念風教微，惕然使心驚！無膏焉揚輝？無根焉敷榮？陋彼荏弱質，皇皇譚政爭。一旦叩所學，惟見雙顏頰！以斯慕元化，無異徒虛名。况復生事微，食力難撐撐。井臼匪親操，鍼黹非所營。坐食仰他人，粥粥百無能！何以強種姓，家國亦已傾！時彥修新論，設學期裁成。拮据難爲炊，竭蹶誰哀矜？間有巾幗賢，啣石輸精誠！「女子惟自掇，他人安可憑？」而彼門楣深，寧可珠翠盈。泰然稱富媪，兒女紛門庭。自謂長無禍，安知心已盲？昨聞粵邱母，劬勞振家聲。教子自畫荻，一經金滿

蠶紡績有餘貲，詢謀女學興。匪慕里閭譽，實動惻隱情！環顧嶺嶠女，盡使造就宏。欲獲權力均，先須知識平。以此惠梓桑，丫髻相扶迎。列坐沾教化，捐貲甘藜羹。以視厭羅綺，庶覺心忤怍！以視積貲財，乃如草芥輕！閨範有如此，女教諒昌明。既以復古訓，亦盡今時英！喜逢花甲周，願母福壽并。方期布德澤，一一施準繩。傳聞西王母，年齒莫與京。更有羣仙娥，巧奏紫鸞笙。願母桃李門，衆女羅軒楹。琅琅獻頌聲，閨風欣齊登。我詩苦蹇澀，微忱獨兢兢。詎用巧悅辭，聊以侑瑤觥。』此詩辭氣頗累重；又以投之僮父，尤莫能喻其作意也。

頃見顧佛影今閨秀詞話，得所載黛痕詩詞數首，皆可賞。眼兒媚云：『小樓初暝朔風寒，香醴玉爐殘。惺忪何意，愁嫌衾重，病怯衣單。分明又是年將暮，歸路計漫漫。宵來清夢，每隨明月，飛度鄉關。』菩薩蠻云：『苔痕繞砌蟲聲咽，紗窗影透娟娟月。幕地暗愁生，秋花瘦一檠。』琴書親檢點，半晌停刀剪；將夢雁初還，鴨爐烟篆殘。』曉起偶占云：『風來晝閣簾旌動，雨過中庭草木香。領略碧山好詞境，髻鴉微顰袷衣黃。』以此爲詩，則流於纖艷矣！

余有再呈缶翁二絕云：『先生八十我三十，我少先生五十春。一事較量差自幸，少看

滄海一番塵！『免俗慚予尙未能，空嗟世亂避何曾？料知高隱陶元亮，應有奇文託武陵。』

讀李白集，僞作不少，可歎。又古今凡涉及白詩，除少陵昌黎外，餘如香山玉溪以至廬陵劍南，迢迢千百年來，無一非『班門弄斧』者也。嗚呼，豈易言哉？王漁洋論詩絕句，尙可。

（高啓方孝孺李東陽皆無是處）。

少有惡札二首，燕至云：『桃花漸落畫堂開，晴雨無憑祇自猜。恰過花朝纔幾日，寥廓一笑燕初來！』贈葛云：『越姬生長綺羅鄉，稱體那知細葛涼。從此凝脂無點汗，薰風常近合歡牀。』曩時不知銷磨幾許才情於此，真大罪過！天地間如此等語者，何啻車載斗量？豈得謂之詩耶？

余來江南，聞周石君太守及蕭月樓夫人文采風流之事，而羨之！後始知其詳。蕭名恒貞，字月樓，高安人。鄉泉方伯妹。山西澤州知府丹徒周天麟石君室。夫婦並工詞，閨中倡和，人以趙管目之。恒貞所著名月樓琴語。余尤愛其花下徘徊，悄然得句。浣溪沙云：『檢點嬌紅瘦幾分？悄扶秋夢到闌根。不關秋夢也銷魂！西下夕陽東上月，等閒容易又黃昏！一般

花影判涼溫。『聽秋閣坐雨賞荷，新涼可喜。闌干萬里心云：『藕花都向晚涼開，小扇單衫香滿懷。——水閣闌干凭幾回？聽秋來！萬葉跳珠雨過纔。』夏晚與石君湖上納涼，填此索和水調歌頭云：『我愛勺湖住，三伏暑全忘！誰家鬧紅雙漿？來經樂無央！暢好雨餘天氣，記取薄羅衫子，兜住水雲涼。一事與君說：花欲傲詩狂。指城西，幾株柳，挂斜陽；有時鬢絲風過，吹上藕花香。千古高山流水，倘肯一彈再鼓；儂爲解琴裝。如此好風月，那用一錢償！』書所見，生查子云：『殘荷紅漸稀，香老詞人筆；小立釣絲風，悄倚鬢漁笛！雨乍收，涼眷夕，秋夢無痕迹；算是水螢飛，誤認疎星碧。』夫人家學得之父兄之教，加以伉儷唱隨之樂，宜其才藻瞻麗如此。惜爲時會所限，稍耽清豔，秀而不逾；致不能力追易安諸人之瑰璋也。余嘗獲過其兄薌泉方伯之墓，有詩云：『前代文章重，羣才簡冊衰！遺容如可覩，士論至今高。』座風神峻，揮金意氣豪。英年先器識，邊徼著賢勞。大志成何事，爲儒愧我曹！獨來憑弔地，寂寞對蓬蒿。』方伯名浚蘭，薌泉其號也。爲人慷慨有大志，美風儀，性揮霍。獲第甚早，甫冠卽督學湘黔，歷官滇蜀二藩。僅中壽而卒。時論惜之。

月樓夫人同邑閩秀。清代間有能詩詞書畫等藝者。邑乘有考，文人不傳，遂致湮沒。有待訪求矣。曩見朱蓮洋航錦江脛記云：下

又陳綠珊女士，口口人。高安樞小齋先生繼室。能詩畫。小齋既完娶歸，沿路唱和，備極伉儷之樂。舟過廬山詠瀑布云：『誰將一匹練，挂在大山頭？——恐是天孫織，人間未敢收。』可想見一斑。其畫尙存，余嘗見之。

余寓漢臯，有襄陽某君以書抵其友，稱余『白魚服先生』。謂余先世魚復城公孫白龍見井之事，且用張衡賦『白龍魚服，見困豫且』之語，惟余名德不立，自視何以克當？

余幼喜詩而苦無師承，後從人假得浣亭詩存一破帙，其詩頗能語語真切，可覽。爰記之。左浣亭，觀瀾，高安淪落詩人也。幼席豐厚，長遭困阨，歿近二十年矣。隨父宦閩，方十一歲，某太守蒞署，命對『千里駒』，隨以『五花馬』應之。太守喜甚，贈以象牙墨鏡，背刻鵲橋故事。雕鏤精緻，後議婚未果。而太守旋去，宦轍分馳，浣亭家亦轉徙無定。此鏡爲人所竊，後聞爲某家購得之。感而賦詩。此何如事，誠難爲懷矣！余愛其過河歸別業，遇雨句云：『真遂

雲歸柳，人隨雨到門。」下五字可傳也。今遺詩二卷，共二百二十首。余獨記其七律三首。分水嶺云：『疊巘層巒翠亂堆，三年兩度入關來。石根雲氣蒸成雨，柳杪泉聲響若雷。村女分筐茶市熟，野人登饌筍廚開。此身又作閩南客，離緒紛紛落酒杯。』舟抵洪山橋云：『檢點詩筒并酒瓢，休論風泊與鸞飄。一江秋水勞相送，幾點名山若爲招。貧比梁鴻常寄廡，才非司馬敢題橋。今宵百感都拋卻，好向親前慰寂寥。』冬至懷姪仁山云：『葭灰微動歲將闌，貧士生涯首緒盤。濁酒不成今日醉，敝袍猶是昔年寒。客中景况何堪問，愁裏音書轉怕看。消盡光陰灰盡志，竹林涕淚幾時乾。』嘗有秋日書懷八首，似有意擬杜秋興之作。秋興本非老杜至處，况仿之者；此則不善擇題矣！故不錄。集中可存之作，以前三詩爲最。惜余不及見先生於一觴一詠間也。

余年十六七時，有句云：『寶刀新試如嬌女，快犬相偃似黠奴。』後讀司空表聖退棲詩，有云：『得劍乍如添健僕，亡書久似憶良朋。』終覺古人勝耳。（其妙在得與添，亡與憶，關照有情。拙句寶字快字亦能與嬌字黠字呼應。然毫無餘韻矣。）今其知凡類此等詩，皆



塵障不足論也。

又聞人言：『彭雪生梅伯丹太史師也。好苦吟。有詩一冊，今存太史孫處。』余曾一觀之。五律如山居寒食云：『兩載山村寄，蕭然愧此生。光陰催客子，時節近清明。薄酒難爲醉，閒花恰有情。忽聽行不得，何處鳥啼聲？』七律句如詠老柳一聯云：『劇憐京兆新眉嫵，莫向秦淮舊板橋。』尙妥。七絕如出都云：『桂華誰唱助清樽，辜負中秋月色新。剩有民間遺俗在，番毛餅供兔兒神。』紀俗寓刺自佳，存稿共三百首，此其最上者。大抵尙不及左浣亭之作。其邑人藍石如太史鈺：『讀有新意齋詩，勝藍多矣！』信然。

塾園叟彭稼齋先生，伯丹太史之冢嗣也。善畫工詩，繼其家學。偃蹇一生，爲人傲兀使酒，嘗因爭民食下獄，幾殆。其風貌巍然也。畫菊吟云：『菊花開時已重九，重九無花憶花久。近日鄰家買菊歸，紅紫黃白無不有。我初聞之善欲狂，竟擬就花一傾倒。未必主人能好客，例如看竹莫交口。分明此計安排好，爲是花時尋菊友。轉念我情深於菊，三徑荒涼閉門守。花耶未耶秋風生，燥着我脾燥我手。興來倚醉寫墨菊，筆底有花樽有酒。』其穉穉之意如

見倒字出韻。本詩小弁。

甲子夏贈人自滬偕返章門完娶云：『歸櫂江中，小姑玉立；聽琴海上，水仙瓌然！』其伉儷先有師生同學之雅，相諗於滬上，遂行婚。女士尤擅琴云。

甲子臘尾闕娟女士還浙，其同學泣送之，有詩。成就正於余。李如冰云：『頃刻雲山別路賒，茫茫愁緒亂如麻，歸裝紛本如相寄，倩寫輕舟泛若耶。』張慧娛云：『半載聯牀手足情，論文讀畫到深更；那堪一樣還家夢，雨雪關山獨汝行。』北堂歸侍樂如何，獨客憑誰共切磋？強贈詩新無好句，墨痕不比淚痕多！』

余少酷嗜長吉，至朱墨爛然，不去手。常有自擬於『錦囊嘔心玉樓赴召』之語，以傷母懷。後始痛悔之。近來學長吉者，獨推海寧陳翠娜。其秋宵吟云：『星河歷歷生涼波，嬌雲抱月翠青娥<sup>1</sup>。簾中美人擁秋坐，小夢如烟抱愁墮。粉窗咽香凝空青，相思薰透芙蓉屏。疏桐辭枝趁風舞，幽素花魂夢中語。』余賞其能絕去時趨，力躋古作，其過於乃父兄（蝶仙小蝶）也。斷句如『繡被薰香濃似酒，畫簾吹絮膩如雲。』及『描人瘦影是斜陽。』皆可誦。

癸亥夏□□□師母書來，夢余爲僧海陬，一尼相伴。正契余宿旨也。喜成一絕云：『向來人事苦相縈，今日持齋少俗情！底事維摩方丈地，肯容天女散花行？』

某君寄詩有『無數楊花入夢多』之句。七字可賞！

甲子秋暮，驚聞玉屏居士以腹疾剖治死於金陵，卽函屬□君代書聯輓之。聊爲幽嘿長逝者點綴於生人眼前耳。其聯云：『劇憐綠綺才華，隱病慰無言，黃浦倉皇恨分手。長望紫金山色，故鄉誓不返，白門來往好招魂。』署曰『玉屏吟友冥賞，未死友某輓唱。』嗟乎，死生契闊，知余心之悲耶？

又某年悼某君云：『討論□學，而至於爭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死後還求你原諒！瞻望故鄉，未免心痛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歸來太覺我無聊！』中情哽咽，不忍卒讀矣。

同人公輓無錫榮渭陽之太翁聯云：『解紛似魯連玉貌，積著似陶朱扁舟；已矣先生，我輩空存遐想！續志有扶餘虬髯，侍疾有令暉香茗；緬茲世閱，老成忽賦大招。』渭陽昆仲，頗倡教育於南洋新加坡等處也。

甲子冬有人托撰賀孀者。（男女兩家皆學生。）余擬聯云：『鷓飛比翼，魚游比目。花栽並蒂，蓮探並頭。』又『便教月老妨難認！未必天孫巧更多？』語雖未盡工，要自事奇而有趣，故紀存之。

余遊當塗天保塔，見姑蘇女士戴瑤寶題塔詩。或傳洪楊時殉難者也。詩云：『胥江小住廿三年，憔悴東來劇可憐！鴉鬢蓬鬆誰膏沐，鳳釵顛倒泣嬋娟。春風有恨愁難訴，江水無情眼欲穿。拾級登臨空愴切，故鄉何處獨潸然！』詩清妥無足觀，其事殊可憐耳。

融縣江君顛鸞，性狷介。作詩惟以眎余，每有商略，輒怡然稱善。嘗有孤山壁上畫梅醉題一詩，尊公諷軒太守亦許爲超脫，其造詣方日進無已。素愛畫，題畫梅詩尤多，正其性所近也。詩云：『策蹇行孤山，寒梅驚滿目，不見巢居人，暗香繞茅屋。湖風吹花捲雪飛，孤鶴翩跹何時歸？亭前佇立發清嘯，雪花梅花紛滿衣。興來獨酌當此牖，還共先生酌樽酒。醉墨淋漓更寫真，是花是雪君知否？』

甲子初夏有示余徐秋士詩云：『望到陂塘外，人來偏是花香從衣袂出，相映數枝

斜。『頗輕倩可喜。第二句尤出之天然。』

癸亥初冬余贈薇山研銘云：『琢研不須巧工，但求取材平正；選研不須名山，但求質美潤；勉矣君子，葆此貞堅之性。』託廬江鄧太乙刻之。

坐雨偶憶西湖諸寺，了了在心目間。獨雲棲一徑，苦思不得彷彿！但憶曾芒屨衝雨往還江干四十里耳。悵然成一絕句云：『西湖歷歷猶堪憶，山寺芒屨冒雨投。祇爲行踪太飄瞥，雲棲如在夢中遊。』此詩只是聲調響，餘無取。

乙丑薄游姑胥，有妓紅鴛來侑歌，叩知僕姓白，爲之驟然，乞侍夜。曰：『本性朱。』適案上膽瓶中供紅白梅花，笑撫之曰：『白白朱朱。』語殊雋麗可喜！因許並載入鄧尉度除夕，僕爲撰紅鴛小誌酬之。其辭云：『紅鴛者：其初曾爲尼。稍長，有好事者攜之入蘇臺女塾。後好事者棄之去，遂流爲娼。鴛之識予，在乙丑臘尾過真娘墓，並轡入靈巖山，訪古吳宮，登琴臺，更尋至西施洞，見郡人願沅偕校書吳素君題名，心羨之；知予雅不喜此，曰：『固不望有是，但必得挂名君文中足矣。』因下瞰太湖，遙指一峯曰：『此儂幼持淨業處也。』旣乃長

歎離立，問之曰：「焉得復從雲水間乎？」明日元旦，遂同載至玄墓山，觀梅花。其來也，值舊俗獻歲，其家方倚之爲錢樹子，紅鴛心念假母恩，頗悵悵焉。又云：「彼間頗以傾心嬲游客爲恥。」相範自成一種趣尙，惟謹。予聞而擬別爲之撰妓妬一篇，茲不贅。昔范希文先憂後樂以天下爲懷；而世乃豔傳其「諧盡孤眠滋味」一詞。抑何其旖旎而情致若是耶？公先世諸墓及少時讀書處，卽近在太平石壁間。獨恨予生也晚，且不逮鴟夷陶朱變姓名五湖扁舟；更何敢希蹤希文？聊誌其慨想而已！」

丙寅元日攜妓玄墓觀梅，過韓蘄王墓。旁有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。矗出林表，穹然也。歸途遂倩鵲孃扶余上最廩撫讀之。前一日除夕，余旣爲鵲孃撰記，引范文正憶舊詞中語。今更爲說蘄王紅玉事。鵲聞之拂然曰：「這纔是——奈何說及范仲淹寒酸老兵？」予爲笑謝之。鵲年十七。云猶能細憶所入女校狀及其課業，以至同伴升沈事。蓋離校甫二載耳。唐詩紀事：「李白生於彰明，可爲邑令小吏，得出入臥內。嘗有與令妻調笑之作，後竟以才遭令忌避去。」其詩與事甚陋，不足信也。曹學佺萬縣太白祠堂記，頗雜採其詞。甚矣

卓識之不易也。潛確居類書：『萬縣西山上石壁，謂之「太白巖」。有「絕塵龕」三字，及唐人詩刻。相傳太白讀書於此。』川志謂『白嘗流寓奉節縣北白雲寺。』余家夔州，稱『白社』。又稱『絕俗樓。』本此。且擬避地匡廬山中，結廬讀書其間。故吳缶翁題贈絕俗樓詩，有『匡山歸去書還讀』之句也。